

第十期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二十三年十月廿日發行
四十一期

目要

論所謂環境 談女人和商品
溫州的娘兒們 成都的文化
湘潭的旱災 廣州城隍廟風光
出鄉記 潮安商况 小品文選
北平文人錄 魯迅 記二作家
世外桃源生活 投考大學雜記



DECAMERON

NO. 4
角一洋大份

我們的廣告

十日談爲最有趣味之讀物，沒有僞君子的矜持，沒有高等華人的作態，但並不流於低級趣味，也不墮入流氓階級，不過激也不赤化，所以無危險，不趨奉也不結交權貴，所以不卑俗。真純的坦白的，而是很充滿青春之朝氣的，是人的好朋友。以上是我們刊出過的廣告，雖然是廣告，但要達到這個目標。

第一出版社新書預告

上海輪廓

故黃文農編著

全書用影寫版精印，完全圖畫，網羅上海一切之景像，形形色色，無不達極妙之境界，可作畫刊看，可作指南用，可以賞心悅目，可以贈饋親友。本年出版界出類拔萃之出品也。書已印成，不日出版。

志摩日記

故徐志摩著

徐志摩先生之散文，清新鮮麗，冠絕一時，其日記近亦間有發表者，茲本社選得其中最臻美妙之一部分，公諸天下，以助小品文之流行，以示小品文之典範。用高級印刷上等紙張，三美俱全，當以先觀爲快，不日出版。

自傳叢書

續出四種

本社自傳叢書發行以來，深得各界之歡迎，茲廣隱，從文，資平，巴金，四冊已將次第出齊，故再約國內作家，繼續撰著，陸續刊行。前已約定若干名家撰作，不日均可完篇，特先預告：

達夫自傳

郁達夫著

欽文自傳

許欽文著

洪深自傳

洪深著

蟄存自傳

施蟄存著

一俟付印，即可發售預約，本叢書將爲出版界放一大異彩，可斷言也請拭目俟之。

談 日 十

秋的感覺

桐樹落下了一張葉子，敏感的詩人，就感覺到秋的哀愁了。世界上的事情，有所謂機微也者，給敏感的人一種預告，在一般人還渾渾噩噩之時，他已經看清楚將要來的是甚麼？於是或者悲哀，或者歡樂。別人以為他在發狂，他自己也不知是為甚麼緣故而如此善感，而且他覺得衆醉獨醒的孤寂與苦惱，却不能裝得和人家一樣昏憤糊塗。此種人，乃是聰敏的可憐人。

本來世界上一切事情發生展開，脫不了有一串連鎖般的因果關係，果能認清這個因果，對於未來是可以推測一切的。所謂先知先覺，並不是人以外的存在，他們也不過頭腦清楚感覺銳敏而已。看見大難將至，而大聲疾呼想喚醒大眾的是一派人；也有一派人却只偷偷地退開了，而在獨善其身。這二者誰聰敏些，却很難分別。

桐一葉而知秋，秋是冬的先聲，而且有秋氣的蕭殺，有的人要準備寒衣了，也有人是唱「知了」的高調。等到秋風一起，「知了」鑽入土中過他蟄居的冬眠生活，而大地上面却不與他相關了。秋虫中的鬥虫上市，鳴虫也上市，但秋深去之後，他們不也是怕了冷而噤不敢發聲嗎？就因了跟秋的面面來的是冬。

感覺到秋，是感覺到冬的將來來臨，這不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衝擊嗎？自然只要一片桐葉，就可以充分味到了。我們應得學習從微細的地方去推知重大的方面。

十日談第四十一期目錄

秋的感覺	記者	二二三
論作人	振民	二二四
從香港脚到香港頭	嚴元章	二二四
論所謂環境	沈蕙蓀	二二六
談女人和商品	李三郎	二二六
懶歌	王化舒	二二八
溫州的娘兒們	吳明	二一九
成都的文化	遠民	二二〇
湘潭縣的旱災	任子	二二二
廣州城隍廟的風光	復生	二二三
潮安商況素描	逸雲	二二四
出編記	英子	二二五
小品文之頁		二三一
漫畫		二三二
北平文人錄	小嵐	二三四
魯迅在廈門	曾嶽	二三五
記二作家	林文	二三六
鴨外語徐選林英強	屠蒙	二三七
記虞前	涼子	二三八
取名玫瑰的名家	不名	二三九
讀從文自傳	前轍	二四〇
世界起源學生生活	濠人	二四二
學校生活片段	正中	二四二
金魚	葉業業	二四二
換校長的一幕	法利齊	二四三
投考大學雜記	新子	二四六
陸氏血案	家械譯	二五〇
編輯室		二五二

論作人

振民

人——自然是我們常見的，而且每天都在一起，同時本身（讀者和作者）也是其中之一；大概無疑意吧！

說來雖這樣容易，事實却不然；如果我們平心靜氣的思想，一個人自呱呱落地，而幼年，而青年，而壯年，而老年，而至於死，在這不長也不能算短的幾十年的過程裏，真不知要經驗多少酸甜苦辣……的味道，假使你膽大時，便請把過去，現在和將來，詳細的探討一下，恐怕也要不寒而慄呢。

人活到幼年時期時，還沒什麼，祇要有個好老子（爸爸有很多地方叫老子的），一切都解決了。而最不易痛苦的就是初踏社會的青年們。他們仍是有角有稜的，他們還不會學會陰險與奸詐，所以到任何地方，也都容不下；祇落得受排斥，被欺騙，遭人白眼……人生走到這段路程，真比單身蜀道還危險，扁舟渡海還不安，比赤脚行在荆棘叢裏更痛苦得難忍呢。

本來，一個初進社會的人，瞎子似的胡亂摸索，那能會面面顧到？更那裏會生那樣多的手？應付得各方周全；所以那些些的非人所受而偏令你受的非死非活的罪，自然是應當的事？然而社會上也與你（青年們）一點報酬，這報酬不是精美的物品，也不是發光的洋錢，也不是……總而言之，不是青年人所希冀的，也不當希冀的。「究竟是什麼呢？」一定有人急切的問：我則慨然而答曰：「乃是把一個有稜有角的人的稜和角給磨了去，變成一個圓形的人了。」

現在——成了圓形人以後，恐怕你也早把可愛的青春，作為排泄物拋棄了。

假使你不夭亡，而得到「圓形人」的頭銜，可說是可喜可賀吧？因為你自此不會再受人歡迎，無論走到高，低，軟，硬，濕，乾……的地方，都合適，不怕任何方面來力量推動你，你也能平穩的前進。同時已成爲「圓形人」的人類，也要贈你些好聽的贊語：「某人很能作事」，「某人很隨和」，「某人好……」

人畢竟是個人，當然逃不出「人心無足」的鉄律。你想作一個大人物嗎？抑或願被稱爲偉人？都很容易，只要你從「圓形人」更進一步成爲「液體人」，定然能名尊位顯了。之所以如此，的確有他的高明處，他——液體人，自然比圓形人方便得多，不但是在任何地方都能應付自如，而且在任何形體內——無論是長形，方形，圓形，有角的，有稜的……都可洽當。如今越法可喜可賀了。你的偉人或名人或什麼人……的希望，定然在此時也達到了目的。

從「香港脚」到「香港頭」

嚴元章

香港有一種出類拔萃的體裁，也許大家還沒有看出來的，這便是她的「兩極善」——在上，有特別的所謂「香港脚」Hong-kong Foot，在上，有非常叫做「香港頭」Hong-kong Head。

「香港脚」是香港的普遍小病，是腳趾皸爛——水泡子，

出水，脫皮，見血，化膿。這一個小病，我不說什麼輕則如何，重則如何；只是，它的難耐的痕癢，確是特別討厭的。到了一種時候，就得馬上把皮鞋除，襪子脫掉，用力把腳趾擦個痛快。

還有，它的難醫之處，也是特別討厭的；據我所知，它的治療並沒有什麼『聖藥』。通常，它是時生時滅；患人大都就讓它自生自滅。約摸一個月前，有位朋友介紹一種『嘉省藥粉』California Powder，新的『香港腳』治療，說是用了十足收效；據藥房夥計說，因為嘉省的氣候和香港的相像，也有同樣的脚病，所以『發明』了這種藥粉。到底所言之是否屬實，還有待于曾遊嘉省的朋友底察核，我不得而知；然而，這是我所知道的，香港的高等華人和？等洋人并未曾『發明』一種藥品來醫治他們特有的『香港腳』。

香港人的小小脚病要等嘉省的人來治療，則『香港頭』是如何，不難推想得之。

『香港頭』者，『糊塗頭』也。

國人頭腦的糊塗，數千年來如一日——國難深重，靠『活佛』來『利民息災』；早了，又靠『張天師』來『登壇祈雨』。簡直是『狗屁』！雖然，糊塗斯糊塗矣，僅達官貴人之糊塗；青年未盡糊塗也，有智者亦未盡糊塗也。『香港客』之糊塗則不然——無高等低等之分，無老年青年之別，亦無上智下愚之差；皆無異也，盡糊塗也。其糊塗之大處可別為：

1. 沒有國家觀念——有的是『祖國』，是『皇家』；

所謂『祖國』，『皇家』者，大不列顛帝國也。

2. 沒有政治意識——有的是『爵紳』，是『太平紳士』，是『定例局議員』的迷夢。

3. 沒有事業理想——有的是『買辦』，『港紙』的低等欲望。

4. 沒有學術志趣——有的是『四書五經』的涉獵，『商業英語』，『商業算術』，『商業漢文』的修養。

有此『四大糊塗』，則『香港頭』之所以為『糊塗頭』者，可大白矣，『香港頭』之所以宜于象徵『糊塗頭』者，亦可無庸異議也。

如果要說，有種人是『三十歲死，六十歲埋』的；我要說，『香港頭』是『十五歲死，五十歲埋』的。

不遠的過去，我跟一位朋友因脚病談到『香港腳』之後，轉論到國家大事，世道人心，對國人頭腦之糊塗，不免又是一番感慨。因為剛才講到『香港腳』，所以又提到香港的頭腦，更覺是加倍的糊塗；蓋吾二人均曾在香港受過幾年『殖民地教育』，得知個中真相的。在談得出神之際，思有以替『糊塗頭』上一個新名；觸類旁通，由『Hong-kong Foot』而突然叫出了『Hong-kong Head』。無獨有偶，于是『香港頭』遂與『香港腳』上下輝映，完成香港之『美的』體裁——兩極美。特別討厭之『香港腳』一極美也；非常糊塗之『香港頭』，二極美也。

三四，八，一八在廣州。

論所謂「環境」

沈蕙蓀

人生果真是受環境支配的嗎？我不相信有這回事。

然而世人都那麼說着：「環境支配人生的一切」。他們將人類的遭遇，分爲優劣的兩種不同環境，他們認爲：站在優逸環境的人，正是前程浩大，成功有期，處於惡劣環境的人，好似荆棘滿道，一生難望，他們覺得人生事業的成敗，是全基乎環境，存了這種不可解的觀念，同時他們也認定了古往今來的許多大偉人大事業家，泰半是係環境所造就的，總之，他們認爲環境是成功的原素，有優逸環境的人，纔可望成「家」做大事業，反之，處惡劣環境的人，成「家」和做大事業，自然是空思妄想了，這些人如乎祇有糊裏糊塗地虛度了一生，也就完畢。這種心理，消滅了許多青年的勇氣，釀成了許多青年的畏縮，這樣若常此下去，還不是社會和國家改進的一個大障礙嗎！

他們那種觀念，犯了一種根本的錯誤，就是認環境是萬有力的。果然，環境對於人生，確有小小的幫助，但絕對不能說環境支配了人生的一切，可不信嗎？觀夫今日的一般豪富子弟，仗着祖先的遺福，豐衣足食，一切都不足累，於是惡勞好逸，不圖上達，甚至放浪形骸，終而墮落，身後於國家社會，等於沒有這人一樣。而一般貧困的子弟，因了環境的刺激，反肯克苦奮鬥，有堅決的意志和時代的認清，抱不屈不撓的精神，矢志與惡環境宣戰，結果出人頭地，嶄然露頭角的，倒反有其人。美國的富蘭克林，英國的林肯，他們豈不是出身憂患嗎

？從貧困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的惡劣環境奮鬥而成功他們的事業嗎？

環境不能支配人生，可存而不論了，凡我青年，祇要有堅定的志向，無畏的精神，雖是處於困苦的境地，終有成功的希望，不過當你奮鬥的時候，難免有許多阻礙，使你碰壁或是行不通，祇要你不灰心，不怕難，現實終有那麼一天，語云：「有志者，事竟成」，豈不是啊！

十，一，於滬上

談女人和商品

李三郎

記得，好幾十天以前，十日談上大鬧女人熱，「談花瓶」——「論西施」差不多把現代所謂摩登的女性罵個爽快，一點不留情地把她們的劣態暴露了出來。雖然這樣，後來又有人在「替花瓶伸冤」，把女人底職業生活種種的痛苦和困難說出來，但却有人在翻「女人無用論」和「男人何用？」的跟斗。不，只如此，現在一般人人底視線和感覺差不多都是咀咒現代女性，究竟那一樣的女性才對？

在我們還沒有跑進新世紀的共和國之前，一般的女人都困在封建的圈子裏，一切都由男人支配。「女人無才便是德」，尤其是像漢朝時班昭積極地提倡三從四德束縛女人的條文，博得那一班還躲在濃厚的封建思想里做正人君子的夢的男人賜以「女聖人」之榮譽的事。這里，無論那一個女性，尤其是現在的所謂前進的革命的，時髦的女性該要知道這歷史上束縛女人的一個勁敵。倘如，這一班所謂摩登女性連歷史都不明白

，實在是盲從，不得謂之有認識的女性了。

講到這裏，我們可以明白在封建社會里的一般女性完全沒有覺悟，自己情願做男人的利用物，壓制，也許就是商品。一向都是商品化的女人跟着歷史的演化到了現代，女人們都一變，變做了有自由的人，跳離了封建社會。可是，中國的女性，和外國的女性完全不相同的，依然躲在封建殘餘勢力底下過活的女性實在佔了大部份，這些被目為商品的自不必贅說。但，我們也可以明白，她們被一向的劣思想，三從四德的壞觀念所蒙蔽着，她們被目為商品其實也有點冤枉。所以，我們要想她們做時代真正的女人的話，非要有努力的熱情的社會革命家用深刻的手段來改造她們不可。但是，另一方面呢，一班所謂，（也許她們自己也承認的。）摩登女性，她們便跟了外國摩登女性的皮毛展進，因之而一變成爲明顯的，畸形的，確是帶着商品化的氣息；而且，她們也似乎情願做商品似的。這根本上的緣故，不外是她們沒有正確的認識。

因此，她們學到了歐美女性的皮毛畸形的，摩登化了。一般所謂自由，所謂男女平等，這裏何嘗見得自由和平等？譬如所謂「花瓶」，她們從職業生活的路上跑進了被男人玩弄，打扮得妖豔的花枝的樣子來博取男性的金錢，狂樂。這裏並不見得她們有真意義存在，這也只是一般資產階級們利用她們招徠生意，無形中她們失去了職業生活的自由和平等，換湯不換藥的被利用，壓制。就是轟動全東亞的「美人魚」，目前也不過是被弄玩，被利用的女性而已。

把身體打扮得花枝似的，把皮股露凸凸的，這所謂「健而美」；她們學到了這樣的摩登，又學到了變態的裹小脚的高跟鞋，也不過是專來誘惑男性，換句話說，這不過是商品。她們並未曾認識過新女性的真正意義，只是負圖目前的狂樂和幸福，不會把改造社會的責任放在肩上，不會把一班還困在黑暗的社會里的不幸底女性救出來；譬如歌妓，鄉女的困難；這一切的責任當然放在新女性的身上。而且，自負爲新女性的人該要把歷史上的不平，黑暗推翻才對的。可是，我們只看到：大學女生不過是希望得做有才錢的丈夫，一般的女人出嫁後便對社會漠然不相關一樣的。這裏，不但男人們替他們痛心，而一般自己身上女性的該要覺悟。

女人本身上的缺點還有許多，譬如一個自認爲新的女性，而且還做什麼大衆運動的。在文藝場所方面，她確是一個勇敢的；努力的，對大衆文藝積極地推進的。而且她還做了許多大衆詩歌；「馬達響了，」，「大衆呵！」，「革命呵！」這一類自認爲上等大衆化的詩歌，在沒有人知道她是怎麼的一個女人時，一定以爲她是很努力的，摩登的，爲大衆奮鬥的一個最新的女性吧。可是，她却和一般人的理想不同的，本身是康健和美麗的女人，但她除了原有的成分以外，把還把她打辦得花枝似的，臉糊着鮮紅的脂粉，漂亮的西裝，高跟鞋上的腿和皮股特別地露出一般商品化的忸怩妖媚的態度。她根本是躲在象牙之塔里吶喊；「大衆呵！」其實，一般的男女工人所過的困苦生活她絕未曾嘗試過，甚至她不會到過那一般被剝削者的苦生

活底工廠里看過來，一向過着「布爾喬亞」的生活；便幻想地做最前進的女性了。或者她還想做時代革命的女領袖吧。這不但是代表了一般失去了真實性，失去了時代底前進性，沒有深刻的認識的女革命家底劣態。而且，一般所謂革命家，為大眾努力的前進青年們都犯了一樣的毛病，浪費。試想，中國一般目前所謂革命家的青年差不多大多在「布爾喬亞」的生活圈子裏過活的，吃西餐，住洋房，坐頭等車，一邊却大喊革命，替大眾說話，虛榮心大；怪不得中國的革命性沒有外國一樣的狂熱和偉大了。當然，一般女性都還沒有真正的改造，也一樣過着虛榮，吶喊。也可以代表了目前中國的摩登人物完全逃避實性，不肯着實地努力的劣態。

所以，這虛偽，這失敗，這沒落……種種的罪過也不能完全放在女性的本身上面，也像女性所以目為「商品」的一樣，只要有覺悟，要有鐵一般的勇氣，向着時代底巨輪前進；不放棄了本身的任務。那麼，中國的前途也是樂觀的。一般咒咀女性，和不深刻的認識也會在真正的革命運動底下消滅了。那時；「花瓶」，「美人X」，……一般的無聊口氣不但沒有存在，而女性的本身也不會承認的。 一九三四 七，卅日，

懶歌

王化舒

「懶」大半成了中國人一種天性，記得是誰說過：「好逸惡勞人之常情」的話；這不啻給了懶人們一個護符。至於「身體力行」，那不過說說而已。

所以抵抗要長期，戰勝用精神，恐怕是懶的根性在作祟。可是中國人做事，向來是先正名的；因為名正便可言順，做起來不會受人的指摘；不怕是放個屁，也先通電宣言，表明放屁的理由及屁之不可不放，才繼之以「通」！

而懶之並不是好的名譽的避免，更有其巧妙的言辭。如某文人的「女人的屁股都不愛摸了啊！」並不是因為女人的屁股沒有摸頭，更不是因為懶，却是因為天氣熱得的。在農村有幾個歌子，更是言之成理：

春天不是讀書天， 夏日炎炎正堪眠；
秋有蚊蟲冬又冷， 收拾書箱且過年。

這是屬於讀書人的懶的，自能舞筆弄墨，說得頭頭是道；讓人看了有同情之感。

但是莊稼漢也不肯示弱：

早晨起來等等魂（尸X几）， 吃了飯行行食；（尸几）
地頭起三袋烟， 乘涼快歇一會。（尸X几）
也很有風趣。

春困（註一），夏乏， 秋打盹（註二）；
睡不醒的冬三月。

更坦白，直接了當的厲害；恐怕以愛睡著名的印度人見了也將自嘆小巫之尤呢！

廿三，九，三于北平

註一：困倦之意不作睡解。

註二：渴睡碰頭也。

永嘉卡通之一

溫州是被開放了做商埠的。因為交通便利的緣故，所有都市上一切的繁華，奢侈，都很容易地運輸進來。

這十年來的小城市，在外形上是十足的都市化了。有遼闊的街道，有龐大建築，有華麗的商鋪，有巍偉的銀行，更有通宵徹夜的旅館，和鑼鼓喧天的戲院；最近聽說還有人集資開跳舞場了。在這種種物質進步上看來，文化程度想是不會十分落後，然而事實告訴着這骨子裏的封建舊意識是一成不變的存在着；民衆知識水準的低落和日新月異的奢華程度將成反比。

處於這半都市化的環境之下的溫州姑娘們，她們生活的情形，所處的地位，和所得到的教育是怎樣的呢！現在這裏給她們作一個明確的輪廓畫。

奢華是溫州婦女唯一的特色，她們的心是整個被虛榮所蔽。如果沒有一件好看的衣服，情願永不上街。燙髮，畫眉就是每天坐在家裏也必定要舉行。甯可家裏少一二件日用傢伙，可不能不買一雙高跟皮鞋。上海任何奇特的裝飾，在短時間內會很快的風行起來。而且那喜新厭舊的觀念，真叫一個收入不豐的丈夫吃驚不小，照例一個妻子是很少會顧到丈夫的死活，溫州的娘兒更當然不能例外。她們帶着歡快和滿足的心情進出於綢緞店，化粧品店，和一切可以打扮自己的場所；而跟在後面提着大包小捆的丈夫很少不是在暗暗皺着眉的。

溫州的姑娘各處着不同的地位，但却有同一的傾向：是愛好時髦。在她們的裝飾上，很難看到她們的家庭狀況。實際上，苦力的女兒和走販的妻子的「行頭」，並不會比官家太太及豪富的小姐有多大的差別！

然而這一筆不小的費用，不要說苦力走販，就是中等的人家也不堪負擔，但是裝飾在她們認為比生命還重要，如果經濟的來源不容易，就是她們致命的打擊。可是女人到底是聰明的，在這種難關之下，居然獲得一些金錢的來路，她們可以做到的有二種：一，做工，二，祕密賣淫。前者遠不如後者收入的豐富，而且更不必費多大的勞力，因此幹這半買賣的生涯女人們比較得多。這或許是溫州姑娘們所特有的犧牲精神。在全城妓女數目的驚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原因。

溫州的娘兒們這麼拚命地裝飾着自己，無非是顯露自己的美觀，博得男人的讚好。根本她們不會意識到自己是被人當做玩偶。她們之所以不會醒覺的原因，有人以為是沒有受到相當的教育的緣故，然而事實決不會和惻想符合。上面我已說過，溫州的娘兒們的愛好時髦，是同一傾向的。所分上下階級，她們的知識慾遠不如虛榮慾更會佔領她們全部思想的。

在讀書的姑娘們，全城的數目並不少，然而「讀過書」的這一張招牌，是當做估定格價的一種標準了。因為這一類的小姐大概是專賣給有錢的少爺們，或者預備做官家太太，再或者當姨太太也不在乎，只要買主有可以供給她們儘量享受的金錢其他一切都沒有成爲問題必要。所以這些小姐可以不懂甚麼叫功

課，却要懂得那幾種是巴黎最流行的化粧品；她們不明白秋瑾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然而背誦女伶和女明星的姓名，熟練得如數家珍。

近來有兩個女偉人是溫州娘兒們日夜豔慕的對象。一個是坤伶劉小艷，一個是在上海做舞女的童愛香。這兩人的成名，在溫州的娘兒們的心目中認為無上的光榮。她二人都有豐富的進賬，豔麗的裝飾，更有會使男人若狂一般地顛倒的容顏和技藝。所以在劉伶回鄉表演的時候，溫州人簡直要發狂了，男人拚命地捧，娘兒們拚命地擁護，吃飯不忘劉小艷，睡覺也不忘劉小艷，劉小艷甚至成爲朋友們談話時必定題目了。而且她在舞台上穿的那一種前面有一朵花球的緞鞋，頃刻之間，套在全城每一個娘兒們的腳上了。

今年三四月間，在上海當舞女的童愛香的榮歸，也是轟動一時的盛事。輪船未抵埠之先，就有無數男女鵠立等候，那情形和美人魚抵滬相彷彿，更比歡迎蕭伯納還熱鬧。一路之間，有無數的羣衆放起爆竹護送着到家。據說她回來的原因，是帶了她妹子也到上海幹掙錢的生涯，一月可以有三四百元之收入。這一筆驚人的進賬，震動溫州娘兒的全部神經，認爲這是無上的出路了，甚至有些女人，好像覺得自己沒有這一份福，於是想把年輕的女兒培成一棵搖錢樹。所以一時之間，到上海學跳舞的風氣，造成了溫州一個新奇的紀錄。

溫州六縣之中，全部的出產品除了柑蔗，傘之外，妓女也

何人可以買到通宵的歡樂。溫州娘兒，一般而言，都具有一副姣好的臉嘴，妖蕩的動作，華麗的裝飾；再加上娼妓所特有淫穢的情態，不難使男子足足地銷魂。「肉市」永遠不會像任何營業受市面不景氣的影響，是溫州娘兒們的功績！

除了這些公開的賣淫者之外，還有所謂「半開門」的暗娼，這種祕密的買賣，可以說是溫州娘兒們一種副業，大部份是一些女招待，女工們在幹的，然而却也有使人所意料不到的，竟是良家的婦女，她們以肉體換得的金錢，並不是輔助困苦的家計，却是滿足自己奢靡的享樂。

「溫州無處女！」曾有人這樣侮辱過溫州的娘兒，然而她們一點表示也沒有，算默認了嗎？實際上也只好默認，從她們的人生觀上看來，物質的享受是她們努力追求的目標。

貞操當然沒有生命那麼可貴，然而如果不能滿足物質的享受，生命也根本沒存在的價值。——這是溫州的娘兒們。

成都的文化

遺民

成都號稱爲西南的文化城，古天府——而今却成了地獄——的省會，在一般人看來，這裏的文化一定是可觀的，然而事實告訴我們，軍閥們要購飛機大炮；貪官污吏們，要修洋房子討姨太太，那裏還願意拿一筆經費來提倡文化事業，所以這裏的教育是鬧得一塌糊塗，學校天天都有關門的可能。中小學校的教員，每學期很難領到三月的薪金，可是每年到寒暑假的時候，教育界的人就開始爭奪——成都有句俗語，就是教育界的「六

當一次校長，就等於做了一次官，雖然教育經費并不充裕，但是他們自然有拿錢的辦法；其餘的就是成千成萬的教員，在每校長發表以後，他們就開始活動。於是這些新任校長，受着多數人的包圍，只好對關係較好的人送一張聘書，每週給一點或兩鐘的課來應酬，雖然普通的中小學校，以至於私立的專門學校，每小時雖有一毛或二三毛的代價。但在這些要錢吃飯的教員，也很樂意幹的，真是太可憐了。

成都的教育只見着他們這一羣一羣教員互相爭奪的利害，而沒有見到教育的効力，所以今年全川中學會考，成都很多學校是一名及格的都沒有，甚至最著名的中學，會考及格的畢業生也未過半數。

除了學校而外，其他有關文化興衰的，當然要算報紙。成都的報紙最老的是國民公報，此外共有川報，新新新報，快報，國民日報，華西日報，建設日報，社會日報，明是日報，時事夜報，大同晚報等消息的來源國內外靠着廣播電台的消息，省內則剪各縣的報紙，很少有特約通訊員的。

成都的報紙很少社論，有，都是由大公報或申報上剪下來的，有時兩種報紙的社論會是一字不改的一樣文章，至於副刊過去多半登了些雀兒，月兒，妹妹我愛你的詩文。現在他們知道這些肉麻的文字，得不到多數人的同情，於是改變方針一剪刀一剪刀的由上海的小報剪來塞自己副刊的地面——這樣做的雖不完全一樣，也佔十分之七八——現在他們更聰明了，要想

明是日報所載的飛霞劍，飛鏢傳，假慈悲等——因為要想迎合低級趣味，把報紙所負的責任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是多麼罪過；多麼可恥的事情！

至於成都的文人幾無從所起，現在只有快報同建設日報的一批執筆者，在黃某領導之下大出風頭，因為他們都想成名，於是大家約定在副刊上作筆戰，罵去罵來可不成話了，太近於下流，結果不但沒有成名，反給社會上一般人一種不良的印象，這條路走不通只好另闢新徑，於是改變了「罵」的方針為「捧」。

在今年夏天游泳淹死了位青年詩人（？）廖子，這是他們的機會到了，於是一連在快報晚刊出了幾天的特刊，來追悼，把這位死去的廖子捧上三十三天——面子上是在捧死人，其實就是在捧自己——甚至印刷局裏的一位既不能文又沒有讀過書的刻字工人，也拉來作了一篇洋洋灑灑的追悼文。

總之，這一些文人（？）他們處處在找尋機會成名，一點不顧慮自己的實際，這是多麼痛心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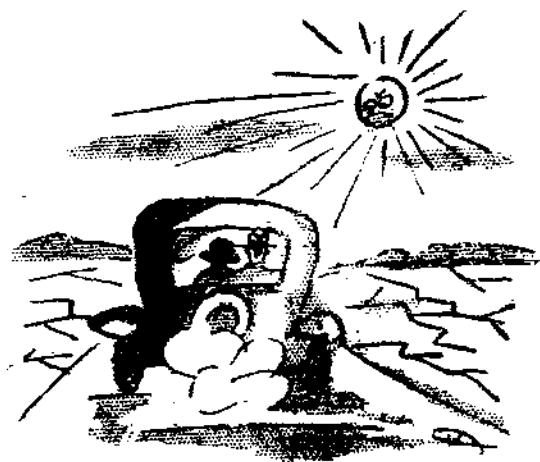
西南的文化城，文化就是這樣糟糕！
一九三四，九，七，於成都

文壇登龍術

現售特價六折

限向本社現購

第一出版社



湘潭縣的旱災

任于

在我未回家鄉之前，我常常聽見「到農村去」一類的高調，一班為農村而奔走的高差，他們的天職自然就是這四個字，他們知道中國災荒的厲害，尤其是今年，水旱夾攻，矛盾得可笑，可

是，他們名雖為到農村去，但何嘗是為「災」？我們可以從他們的太太口中，聽出一些美調來（插圖一），就是：「到農村去啊！紅的！綠的！多麼美麗！」這是她們的願望，不過她們都失望了，我相信她們所見的，沒有紅，也沒有綠，盡是一片黃色！因為她們回來後的怨聲總是：「真沒意思！不是一片黃泥水，就是一塊黃焦土！」這兩句話，中國的農村現象表現了，所謂「考察」的結果暴露了！中國的事，多半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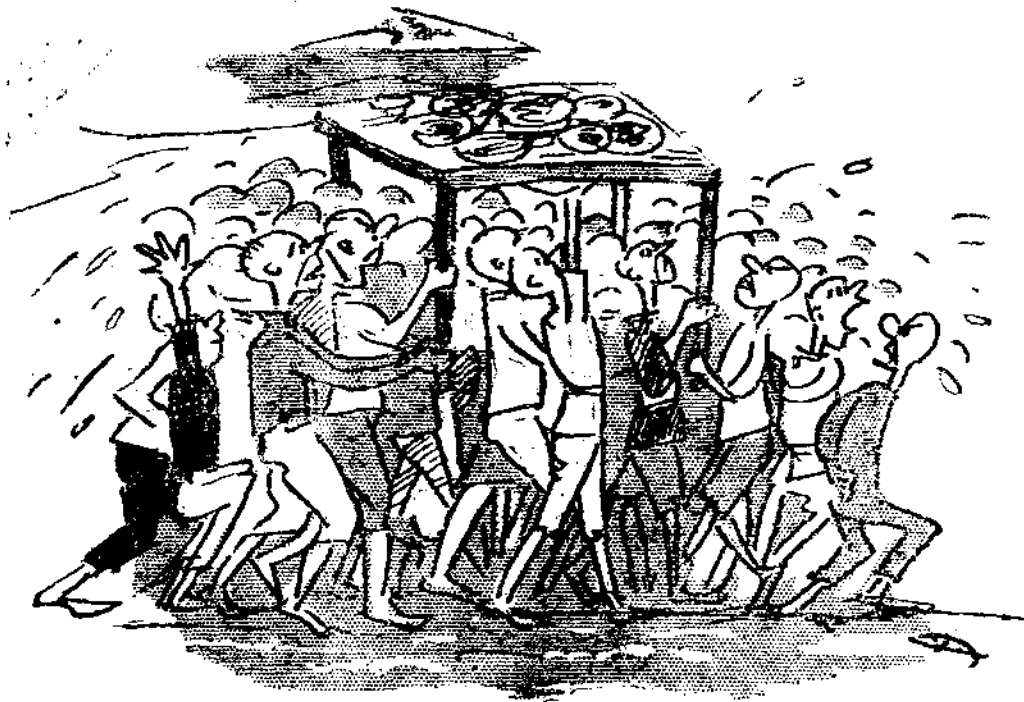
敵鄉湘潭，早成了一片黃焦土了，莫說用水，就是飲水，都要求之百里以外，一鄉農民，除每日接龍王，叩頭求雨之外，還要顧着肚皮，可憐龍王爺，也鬧旱災，連一滴眼淚也捨不得掉，如此數句，仍是烈日當空，這種情形，親眼看見的，實在不堪回憶！縣太爺總算一地之主，不出點主意，未免難看，

青菜昂貴，一班勞動者，本來就是天天吃素，自縣太爺的命令一下，連素都沒法吃了，這就是為人民而着想的縣太爺，唯一的高超主意。

但是！暈也好，素也好，烈日仍是當空，田地早已龜裂一尺多深，秋收是完全絕望了！某日，各鄉農民，光頭赤足，在暴日之下，三步一跪，九步一叩，入城求見縣太爺，乞抵衙門，良久不得一見，鄉民都已饑渴不堪，遂齊到救濟院去求水喝，那知縣太爺原來正在救濟院大吃其筵席（插圖二）紅燒肉一



口口的吞，人民見狀大憤，於是抬着這桌豐滿的魚肉，遊行於大街小巷之中，一路肉香撲鼻（插圖三）引得久不粘暈的老百姓流涎三尺，有因吃一個雞蛋而重罰者，有因吃蛤蟆而遊街三



照我看來，我們的縣太爺總算是深明大義，大概是他看出那命令的缺點來，他感青菜的漲價，百姓的爲難，本想立時收回成命，一律開暈，但又有礙於面子，所以決計自己終日大魚大肉，節省青菜，以利平民，這翻好意，我們鄉民都誤會了，到現在我的心中尤忐忑不安。現在我還在禱告着，唯望我們貴縣的縣長老爺長命富貴！，唯望我們貴縣的老百姓早早開暈！

廣州城隍廟的風光

復生

居廣州的莫不知有城隍廟。這地方在廣州，從來也是膾炙人口的，就是細至小童，大至老坑，都沒有一個不知有城隍廟其地。

城隍廟之在今日來，已沒有廟的痕跡了。社會局破除迷信，早就把佛像金剛遷了去，把廟地改建了一個什麼的國貨展覽場。但，雖是拆了，而人人還說去城隍廟看國貨而不說去國貨展覽場，這也是牠膾炙人口的一個鐵證！

城隍廟裏頭的風光，是最值得注意的。現在綜合起來，寫在下面吧。

兒童圖書館——一進了城隍廟的境內，最重要而觸目驚心的要算是這兒童的圖書館了。這樣的書灘，最少有五六摞；所看的書，不是什麼的兒童讀物而全數是些連環圖畫。如七劍十三俠，火燒紅蓮寺等迷信的公仔書籍。每一個銅元賃看五本。看的全是小學生及其他的兒童，在放學或飯後，那些兒童便聯羣結隊的去。如果他們看的是偵探的圖畫，或者還有些兒童益智。但他們却捨此而專看以上舉那的迷信的，有無稽的放飛劍的。你要知道，那些東西是會導人迷信，引人入勝的。年前社會局也曾禁過，不知怎樣現在又復舊觀了！

星相——所謂預言家的相士，在這裏佔了全地盤的一半，統計起來，百多摞還不祇。聽說：城隍廟拆後，已少了一半。現在所遺留的，都是到過社會局註冊領牌，才准開擋；否則拆

擡。近來更來了幾個女相士，年紀均是廿許，搽脂抹粉，辦得花枝招展般的去以色相誘人客。而一般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徒，也樂於給她們看，所以生意倒很暢旺。

補鞋——補鞋的擋子，在入城隍廟口的那條直路的兩旁，是密密的擺滿着。統計起來，也有二三十擋。一入到那裏便聽見釘鞋的聲音喧天。而一般西裝客，長衫佬，摩登女郎……等等，都在那裏除了一隻鞋，坐着候補他們的鞋。

羊什——賣羊什的店子與擋子，也不在少數。所謂羊什就是一些羊肚，羊腸，羊肝，羊血……等。有粥的有淨什的，味道很好，而價復平，幫趁的人很多，賣者有應接不暇之勢！

其他——其他的除了食品之外，也無怎樣特色的風光了，就此算了吧！

潮安商况素描

逸雲

潮安：處韓江下游；為閩贛兩省南部及潮梅各縣通海必經的要道；其商業繁盛，在粵省東江諸縣，首屈一指。近百年來，汕頭關為商埠，一切的重心，雖已南移，形成退化，然牠南首有潮汕鐵路，北具韓江可達閩南長汀，在商業的地位上，尙具有相當的勢力。然而現在的潮安商場市况，迥非昔日的狀態了！牠惟一銷貨市場的閩贛南部各縣，已淪為匪區；每年由南洋各地僑胞匯歸的千餘萬元的民衆基本金融，廿二年份僅存數百萬元；加以農村經濟破產，而繁複的捐稅，更義不容辭；怎麼使那不景的氣會不深深地把牠籠罩着呢？

草白紙業：白紙產於閩的汀州連城一帶，草紙產於上杭武

平及贛的筠門嶺等處；每年由韓江順流來潮，轉售港佛平泖及南洋，歲不下千餘萬元。潮安的紙行，均為扣佣性質，間亦有兼自辦的，營業之大，冠於各業。連年閩贛共匪肆孽，製紙的槽戶，流離損失，出貨稀少，去年嘗一度價格飛漲，紙行與紙販昧於各地不景氣的趨勢，誤為良機，互相躉辦，對於槽戶皆放棄重資，畢竟各港滯銷，貨品山坵般呆積不動，眼巴巴的坐觀價格慘跌而已。故連珠炮似的倒閉的草紙行，有源安泰成格成春成廣福成增記，白紙則有榮豐連安連豐建源等家；照常營業的僅夠三分之一呢！

杉業：杉欄皆設韓江東岸的意溪市，距城數里，沿溪設欄，因營業上便利的緣故，其性質與紙行相似。杉分大小兩河，大河即峯市汀州上杭連城等處之產；小河為武平葛坑上坑竹仔嶺白渡諸地。連年閩南共竄擾，木荒於山，間有採辦者，沿途匪隊勒收捐費，每至倍其成本，故大河的杉，幾已絕跡市上。小河雖途路無阻，而當這百業凋敝的時候，那得許多大興土木的富翁呢？業此者奄奄一息！

金融：潮安金融，向操於四十四家銀號的手。但這兩年市面什行倒閉的達數十家，債務共二百餘萬元，直接間接皆是減少他們的活動素；那麼！今年收盤的銀號有永安綿益匯川養生松安等五家，宣告清理的有建東福東建興等三家。所餘照常營業的三十六家，很有處於飄搖之中，均以坐收連年被倒的殘數為目的，不敢輕易放款。市面硬幣缺乏，每千元常貼水至廿餘元；唉！整個繁盛的潮安金融界，漸漸的在沒落了！

出鄉記

莫子

哩！我想。

我和那被稱為匪區의故鄉，整整有五個年頭的闊別。在這長時期中，我像慕戀慈母似的時刻掛念着她，可是又很難得有機會投到她的懷裏，一直懵懂着到了今年的暑期。

滄海桑田，世事真變幻得超出我的想像範圍之外！此番的故鄉巡禮，換來的不是喜悅，也不是慰安；却是在腦海裏深深地刻着一幅醜惡的畫圖，圖上表現着慘痛，恐怖，飢餓，和死的威脅！

先得說一說，我的故鄉在歷史上有過繁榮的事實。

在西龍巖縣極北的一帶，萬山重重疊疊的結集着。有名的將軍山便在這羣山的最高處以領袖的地位，君臨一切。不消說，山景的美妙，很值得稱讚的。每逢紅日初升，金烏西墮的當兒，那種幻象百出，變化萬千的奇景，恐怕泰山也不過如此吧！「將軍看落日」，這俗語的形容，足見將軍山的名不虛傳了。被包圍在這叢山裏面的大小一百外村落，星羅棋佈似的散處着。山之麓，山之巔，兩山間的山谷裏，兩岸削壁的巖石上，便是那裏的人們生生世世地廝守着的老家。更有的深藏在山的幽邃處，不求聞達於世的，那是不知有漢，更無論魏晉了！

這些地方離縣治很遠。一路峯巒起伏，爬山越嶺，「上至天堂，下至海龍王。」所以你要是願意走一趟，非長着一副鋼腿不可！這次跟我到裏面幹調查戶口的一位軍官，他簡直爬得哭起來！人們常說：「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這比蜀道更難

因為地理上的奇特，言語也就龐雜得很。莫說和「縣語」牛頭不對馬嘴，就是東村和西村也各有各的祖傳的「鄉語」。

「萬山區」，正如字面上所指示的那末神祕！

這被視為神祕的地帶，自有它固有的特點。在過去，人們熙熙攘攘，優游閒適。他們是樸實的，勤儉的；不需要浮華，也不需要闊綽。這不是世間的「桃花源」嗎？

如今，它變得像地獄了！

離萬山區治不上二十里的地方，有一盆地。這裏阡陌相連，人煙稠密，在萬山區是得天獨厚的一片小小平原。這便是我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塗山村。

塗山村，它在萬山區的地位極其重要，差不多全區的精華會萃於此。因為它不獨物產豐富，而且人才濟濟，極盛一時。最特色的是它一年可有早晚的收成，這在別的村落連做夢也做不到的事！每當青黃不接的當兒，別處都鬧着飢餓，吃草根，吃樹皮，獨有塗山的人們得避免了這不幸的遭遇。

它不單農產很可觀，而且，山林繁茂，又居九龍江的上流，更由此把土產的竹杉運出去換得大宗的銀錢進來，因此，它的經濟活躍得很，構成它的三多：人多，米多，銀多。「有女不嫁三家村，要嫁塗山大鄉村，白飯伴有魚肉吃，飢亂年頭也得分。」這歌謠就這樣產生的。

講到人材，那更是魚龍化躍，羣英滿堂。在前清的極盛時代，不消說，什麼舉人，進士，以及秀才監生之類，應有盡有

。就如今來說吧，仍不減當年的顯耀。文的做縣長，武的做營長；留學北京不算遠，留到巴黎才了不得哩。其他什麼中學畢業生，小學畢業生，用「車載斗量」還數不清，只要一脚踏進大宗祠，立刻映入眼簾來的那一張張的紅紙黑字的「捷報」，貼在白白的灰壁上幾無隙地了！

塗山，它所以能有這樣的繁榮，不為無因。

第一，它的形勢就像釜底，周圍環繞着的羣山好比釜岸。這中間有三道溪流到此匯合，溪流的兩邊，農田如瀚海似的一望無際，而且離水平綫很高，既不會有洪水之災，復賦灌溉之利。所以這三道溪流，簡直是它的生命綫。

其次，却有點附會了，據說，它的西面有一座山名曰牛山，無論遠觀襲望，宛然一隻活動的水牛。大宗祠便建立在「牛尾」，牛尾時刻擺動，所以這座祠堂一年到晚不須要洗掃，却沒一些兒灰塵和蜘蛛，自然，這上乘的風水，靈氣所鍾，那有不「財丁貴」三旺的哩！

再其次，便是這株古老的榕樹了。在我們的眼裏，這也極其荒唐無稽的事。但在無知的鄉民的腦袋裏，可深刻地印着不可思議的「力」！

這蒼翠古老的榕樹，長在村路的入口處。前面一座神廟，那是保護圍境「物泰民安」的翠峯亭。榕樹如傘蓋似的遮着翠峯亭，正遮着整個鄉村一樣。它有五百多年的歷史了，是開基祖大盛公手栽的。自此以後，塗山村跟着榕樹的一年年地繁茂而人丁也一年年增加了。

曾有過一段傳說：有一年榕樹突然欣欣向榮起來，青翠的葉兒密密的長得連縫隙都沒有。就在那年起，人口開始急劇地呈旺盛之勢，就長房而論，增到九百九十九，因為要湊足一千之故，不惜打破嚴格的血統關係，從外姓買進一孩子名叫「千」的為螟蛉。而這位「千」並不怎樣古遠，我的祖父還和他同過學哩！

那時，還發過三個百萬公，中過三個進士，做過一任知府。誰說不是榕樹的反映呢？

榕樹的榮枯和全村的盛衰已連繫一起了。

不知從那時起，我們的榕樹凋零下來。只見枝兒枯了不會長出新枝來，葉兒落了不會發出新葉來，這無可避免的沒落，終於露骨地急劇地在進行了！

暑假後有一天，我終於邁着沉重的脚步爬回到闊別五年的故鄉來了。當我未到家前，心裏懷着一種說不出的快感，天哪，我眞踏進森氣迫人的深林裏，那裏是我兒時游息過的故鄉呢？我簡直陷入悲哀的海裏了！

我才到家，他們好像孩子聽教師講故事似的圍了攏來。不約而同地每個人投過一雙遲鈍的眼睛，奇異地向我注視着也就像在失望中懷着滿腔熱情想從我身上榨出什麼似的。

我走進另一道世界了！在這裏，沒有美，沒有香，沒有愉快；在這裏，只有菜色的臉，深陷的眼睛，恐懼的表情。汗臭，爛腳臭，腋下臭，口臭，狂潮似的襲來！我幾乎被壓迫得無處容身了！

然而，我的腦袋裏又浮起另一種思潮：「這是值得同情的。」我想。「他們是處在危崖萬丈的深坑裏，我爲什麼討厭呢？真笨，真不該！」

往後，梅叔也來了。他是七十高齡的老紳士，和我是近親叔姪而且有過師生之誼的。幸而雖「紳」而不「劣」，塗山得僅存此老！

他確是實蒼老了！臉上刻着憂懼，失望，悲哀種種混合的表情。我一見着他，立刻預料到他的心中藏着有難言之隱。

「鄉運式微極了，你可有什麼挽救的方法？」他喘着氣，慢慢的說。這可難爲我了，我有什麼挽救的方法呢？

「這是不可避免的農村沒落的現象，」我說。「這現象的造成當然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而且，何獨我們村裏？整個中國的農村，都趨向這條路沒落下去了！」

片刻的靜默。他的右手不絕地特着二寸多長的美髯，似乎在深想。

「啊，我忘了！你大概多久沒回過家了？」他忽而發出洪亮的聲音向我注視着。

「五年了！」我說。

「五年來，你覺得咱們村裏變得裏樣？」

「大大地變了！」我感慨地說。「第一，村裏冷清清的氣象，我感到最難過，往日的繁華躲到何處去了呢？」

「怎得不冷清清？死的死了，逃的未回來，當兵的連音信都沒有，做土匪的革了出去，算起來，三百人還夠不上哩！」

我呆住了！五年前，在萬山區數一無二的一千餘人口的大鄉村，怎麼凋零得這樣快呢？

「你不瞧見大榕樹的葉兒嗎？」梅叔繼續說。「它是我們村裏的代表，你看見什麼？」

我想到了，當然經過它的身邊時，我曾仰着頭向它端詳一會。真的，它枯萎了，赤裸裸地露着乾瘦的枯枝像垂斃的第三期肺病患者。但我並不在意。我說：

「樹木榮枯，本是自然界的現象，未可引爲象徵，而村裏的破敗却是另有原因，我剛說了。」

「不！」他不服氣地說。「你還年青，沒經驗過這事。若在我，什麼沒有碰到過？就如榕樹來說，他給我幾次的靈驗，我怎不信服它呢？」

又是微弱地嘆了一口氣。

「還有更奇的事呀！梅叔忽而精神一振。「我問你，你在外面也混得熟了，見識諒必廣些，可曾聽見過同姓同村先姦後娶的嗎？」

「什麼事？」我有點莫明其妙。

「這也是村運衰頹的現象，那醜婦翠娥公然同野漢「自由」結起婚來了！叫我在族譜上不知從何殺起！」梅叔氣憤憤地又很吃力地說。

關於這事，在未回家前也曾聽到一些。其實，他們早在幾年前就有了曖昧；不過，那時候的「村規」，還剩有一點餘威。「公然」結起婚來，倒有點顧忌。然而，所謂「村規」經過

赤色浸洗後，畢竟到了強弩之末了！它只剩下一層空無所有的外壳，像過去那樣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再不在人們的心坎裏起作用了。這揭穿紙老虎的嘗試，也就充滿個個青年男女的心。所以，翠娥和文友的結合，原可視為並不驚奇的。

但梅叔的抗議，也自有他的立場。青年們給他戴上一頂帽子——老通書！他確是老通書，雖然有時間的制限而失了效用，仍有它的過去的價值。

我對於他的慨乎言之的態度，却替他不以為然。因為他老態盎然了，我說：

「梅叔的憤怒，我表同情。不過，此一時彼一時，世間那有恆古不變的道理！翠娥的事是一種反動，對舊禮教的反動。這現象早就普遍了的，不是奇談而是常談了。」

「真是天也變，地也變了！」

「所以，咱們村裏的一切都變了！」

梅叔默然。

他似乎談得太多，有點倦態，與辭回去。

那時我的故鄉已被國軍克服了的，但是離前綫很近，而且近處還有不少×軍飛機搗亂，我們還是免不掉要「上山」的。「上山」我沒有經驗過，不知怎樣的滋味，但我總以為這是受苦的事。回到渴望多年的家而不得穩當地盡情地住下，却要再爬山越嶺和野獸的生活相似地伏在茅屋裏，那是多麼的難過呀！

下午三點鐘時分，父親迫着我上山。

「你別大意，穿洋裝，戴眼鏡，正像「土豪」！倘給×軍抓着，他們要開慶祝會哩！」父親笑着警告我說。

我們四個人——父親，母親，弟弟和我——便在那時向千金寨——我們的茅屋走去。

由村裏到千金寨得爬過一條長嶺，越過嶺頂再得橫穿一叢濃密的森林，更往上一些便到山頂。在頂上好像沒路可通了，須用雙手撥開蘆草輕輕地過去，可是要謹慎些別讓蘆草現出路痕。過了蘆草便到一所如李愿說的盤谷，經過盤谷的七灣十四曲，這才到了千金寨。

這千金寨確是好地方，裏面豁然開朗別有一天地，場地廣闊，有水有草。傳說長毛作反會據此寨以抗清軍，後來清軍懸賞千金才攻破此寨，所以有千金寨之名。盤據這裏的有七八人家，而且還在二三年前。他們白天回去工作，夜裏相率宿此有類同林鳥。此刻又聚着三十多人，就宛然如古代社會聚族而居的部落。

「爸，我總不明白，為什麼不論貧富不論男女老幼都要跑呢？」我滿腹疑團免不掉要問父親。

「資本家打倒了，輪到富農——有五十塊資本的也在打倒之列！最後輪到貧農，沒錢，人也好，當××隊去；不去嗎？反動！殺！這裏去掉一批了！再說另一色的旗幟來了，「匪區」！隊伍到，馬上，就是，殺，搶，抓！於是，逃，死，走！這裏又去掉一批了！五年來！輪迴式的演着這把戲，所以，人口就一年年地稀少下去了！」

我恍然大悟。

山上的蚊蟲特別厲害，而我又生客，我覺得它們的猖獗如「一二八」日機關攻吳淞炮台似的圍着我！這真是非人的生活呀！

清早起來，寂靜如死。原來他們已趁早回去耕作彌補日未入而息的損失。我胡亂吃一頓早飯，獨自跑下山來。

沿途經過不少農田，而每處田畦都長着與人齊高的野草，顯然荒蕪很久了。

到了家，父親吩咐我當心些。我打算今天漫遊全村一番，村裏寂靜得可怕。

我首先走到大宗祠，祠堂周圍野草叢生，有幾處牆垣坍塌了。我蹣跚地走進祠裏，裏面一樣長着高可沒膝的草，蜘蛛網密密地縱橫結着。地上亂七八糟的散佈着動物的糞，樹枝，紙張，破布之類的東西。燒剩了的歷代祖宗的神主東斜西歪的倒放着。壁上寫着五花雜色的標語，打倒：擁護：，白的牆寫上紅字塗去紅字換上黑字，塗去黑字換上藍字。那些「貴府先生……」的捷報，被塗得難以辨認。唉，往日何等莊嚴的開基祖祠，如今凌亂潦倒到此！

當我正沉沒於記憶的時候，猛聽得左廂房裏嘎然長鳴一聲，神經立刻顫抖起來。我記起父親說過，大宗祠內那年被×軍刑死十餘人，自後不獨夜裏怪聲百出，即在白天也竊竊鬼語，我於是提起脚一溜煙跑出來。

由大宗祠漫遊到上角，這裏往日長房的大本營。有一座

極其巍峨的大廈，紅牆朱門，雕刻巧妙。裏面還有一座花園，雖然規模不大，可是風景幽雅，華而不麗，在鄉村裏委實鳳毛麟角的了。我在兒時曾遊此地而流連忘返。然而，眼前的上角成一片焦土除了幾椽破屋！巍峨的大廈換上頹垣殘壁，幽雅的花園滿生着荒榛野草，僅隱約識得故址而已！

我站任石階上，抬頭望見龍龜堂。我便再向那邊走去。這裏的一切却沒有大的變動，只是門前站着的二尊門神換上一層簇新的緋紅的麗衣。左廊暗室的牆腳，挖了一個大可容身的洞。我又憶起母親說過，她前年被×軍抓着關在這裏。一室數十人，有二個孩子關得無聊，就用銅板在牆腳畫人物作耍，想不到挖了三天三夜挖出大的洞來，她挨在第七逸出去，想來就是這裏洞吧。

出了龍龜堂，又走了好多處所，總歸一句話：滿眼淒涼！最明顯的是走遍全村，碰不到鷄鴨豬狗。其次是開門見草，荒蕪了的屋不必說，而人烟猶存的天井，往來不絕的大道，也長着簇簇的荆棘，可見沒落的農村連自然界也步步壓迫來了！

經過半天漫遊的結果，我再也提不起留戀它的心情了，我的故鄉！

晚上，仍回到千金寨。

幾天來墊居山間，這山居的樂趣又慢慢浮上我的意識來了。這裏的空氣無論早晚都格外的新鮮，白天還去打魚，有時拿了槍射鳥，在深山密林裏送過來一種莫名的芬芳的氣息，我簡

直逗留徘徊不忍歸來。入夜以後，我們的暢談開始了，由我做主動的地位報告他們一些兒外面新奇的事物。他們覺得由我的嘴裏聽到的事物，樣樣都感到新奇，每個人津津樂趣似的傾聽着，他們差不多忘了整天給勞動所征服的疲勞，他們笑了，難得的笑！

才安定不久，驀地又傳來驚人的消息了！據說，×軍以武裝掩護下開到村裏割稻，這給予農民劇烈的打擊。同時，我又聽到老梅叔逃不及被抓着，立刻，以「積劣」的罪名把他殺掉！

「完了！」父親嘆着氣說。

農民們個個露着一副苦臉，真的，他們一年到頭的疲勞，滿望着不久就得收穫疲勞的結果。他們忍着飢餓，忍着蚊刺，忍着腳上被露水打濕而化濃的痛苦，然而，換來的不是慰安而是幻滅的傷哀！

我此次回家，本準備把全家搬出來，雖然生活苦一點，但是精神上總比在故鄉爽快些。不論從那方面觀察，故鄉簡直無可救藥！誰都沒有把握自己的腦袋明兒懸在何處的環境下，怎麼生活下去？

我的父親，也許看透了，他答應了。我往日催他們搬家，父親總說放不下廬墓田園，他好像長着銅身鐵骨似的：不怕

當我決定搬家的消息傳出後，就有好多青年懇求我替他們找位置。

「無論怎樣，你得替我設法，有十塊錢的頭路也行。」再星

說。他是小學畢業生。

「我打得一手好算盤，小夥計總來得？」文明說。

「我會拿槍，有兵可當嗎？」仁順說。

「我的希望不大，不管農，工，商，警察，清道夫，廚丁，什役，只求不餓死就夠了！」長源說。

我真不曉得怎樣回答他們！自己的地位低微得可憐，而且交際乏術；實際上，都市早就人浮於事了，那裏還有隙地容納這一批後備軍！

「諸位叔侄，」我說。「這責任怎担得起呢？假如我是資本家設着一間宏大的工廠，那一切沒有問題。然而我的能力小得可憐，老實說，自己一家的生活怕維持不了，這苦處還不明瞭嗎？」我向他們乞憐地說。

他們垂頭喪氣地走了。我的耳朵還刺着怪可憐的微弱的餘音。

第二天清早，我們由千金寨動身問道望縣城進發。在高山上看到村裏，我微微噓一口氣。父親差不多要哭出來。

現在我們到了A埠了。但我的腦際還深深地刻着故鄉的影子。

讓我在這裏祝它無恙。

一九三四年九月重稿於斗南。

人言周刊

第一卷上冊合訂
本特價七角五分
(十月底為限)

隨筆雜感

小品文之頁

林漢沙

病魔竟會不速地來臨到我的身上，整天頭昏昏的發着嘔語，我雖然不知道這些嘔語是痛苦的呻吟，或者是覺着爲了病而稍得休息所發出的愉快的叫聲！

窮光蛋實在是不好病的。如果一病最好還是死去，省得病好了再受這許多更大的痛苦。

當然喇！窮鬼子病就斷不會有一乘轎子多寫意的把你送進醫院去，住一天幾十塊錢租的房間，還打什麼清血針，更要留醫若干天。

這又是當然的事情，錢找不來，典當也已經，這就只有到所謂市立或公立的醫院去，然而，這更使你難堪，從早上六時的掛了號，在那兒悶悶的等，等，七時……十時，來了醫生，含着怒的眼死釘着這些病人，面孔鐵板着的發青，似乎真要把這窮而病的人活活生生的吞下去。醫生的診病，每分鐘真快得診十來個，聽一聽脈，或按一按手，於是乎完了，這就是所謂贈醫。這，你又要掏出幾角錢來買一瓶不夠一匙的藥水，還說是半贈半賣，如果你沒有錢的話，這你只好一個向後轉的退下來，帶着一股悶氣的挨回家去。

病，根本就不稀罕的事，不過，大人少奶們的病，比不病還舒適。

少奶奶病，可以在醫院裏和情人幽會，還是比較旅館舒適而沒有危險。

這更奇怪，大人先生們可以在醫院裏抽大煙，聽說，患肺癆的人，抽大煙是能夠醫治的，是能夠延長性命的，這更是如何滑稽的事，這些玩意，只有聰明的中國人才會弄得出，不過弄這些把戲的人是大人先生們而不是窮鬼子，窮人的病請快死！

富人的病比不病還舒適！
這，就做了這篇病的結論！

民二三，八於廣州西關

近視眼

江雜

唉！找事之難，難如登天。中學才畢業的我，因爲經濟問題，未能繼續求學，不能入大學還是小事，肚子問題却是大事，非解決不可。

既要找事，我便不得不每天每往來奔走，東找朋友，西求親戚。那知朋友都報之以白眼，親戚皆對我以擲罵，結果只等於零。

大怒之下，自思「求人不如求己」省下早飯錢，買了一份報看，恰有稅務外勤招考，我就乘興而去，那知連報名都不行，原因是爲了「近視眼」。

以後從南京接到朋友的信。告訴我南京現有軍校，航空，軍需等校招考。從當舖裏拿了盤費，趕到南京投考。結果還是一個大大的失望，都未錄取，原因也是爲了「近視眼」。

其餘還有幾個機會，都因「近視眼」而錯過。回家之後，自思自怨，老天爲什麼給我窮人一雙「近視眼」呢？處在現在的社會，找事已難，而「近視眼」找事更難，未知「近視眼」同志，皆有此恨否？！

生財有道

丘九

因爲我是個急需解決職業的人，所以對於報紙特別注意，希望對於我的職業問題得着解決。

一天，機會到了，××美術廣告社招考實習員兩名，實習期同爲兩個月，在實習期間內每名每月津貼三十元，期滿後成績優良者留爲本社錄用，……，我見了這段廣告好比見了救苦救難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一般。我于是在下午便跑到該社報名可是報名時須繳兩元報告費和相片一張，我爲着解決職業問題計，也不顧及計較，這樣便進貢了兩元，還所謂「未論得着鴿，先賄一把米。」

××日爲考試日，投考者，大出我意料之外，計有七百多人，這時我心寒胆震，我心裏想這麼多人投考，祇取兩個，好像獲得山頭獎一般難，不過我已進貢了兩元，而且我素來是誠心拜佛的，僥倖佛爺有靈，神明庇祐，給我破取錄，那就阿彌陀佛了。及考試完竣，我便垂頭喪氣回家裏去。

第二天就是放榜日，這天下午我具著一顆懼怯的寒心踱去看看有希望否，不一會，目的地已達到，榜也現在眼前，可是我的尊名貴姓不知藏在那裏，我這時很羞愧，垂着頭，急腳步的跑出來。我這時的羞愧並不是見落第而羞愧，是覺得自己吃了幾百斤鹽，還去做壽仔。人們的錢袋已增加了千多塊錢了，正在吃着大菜，你自己就連老婆的神拿丟去抵押湊足兩元報名費進貢給人享用，自己今早的纏綿還未解決，蠢哉，誠愚不可救也。



近視眼

國慶應不忘國難

余亦我作

東北民衆之苦痛



可望而不可即 嗚呼孰令致之！

劉宗城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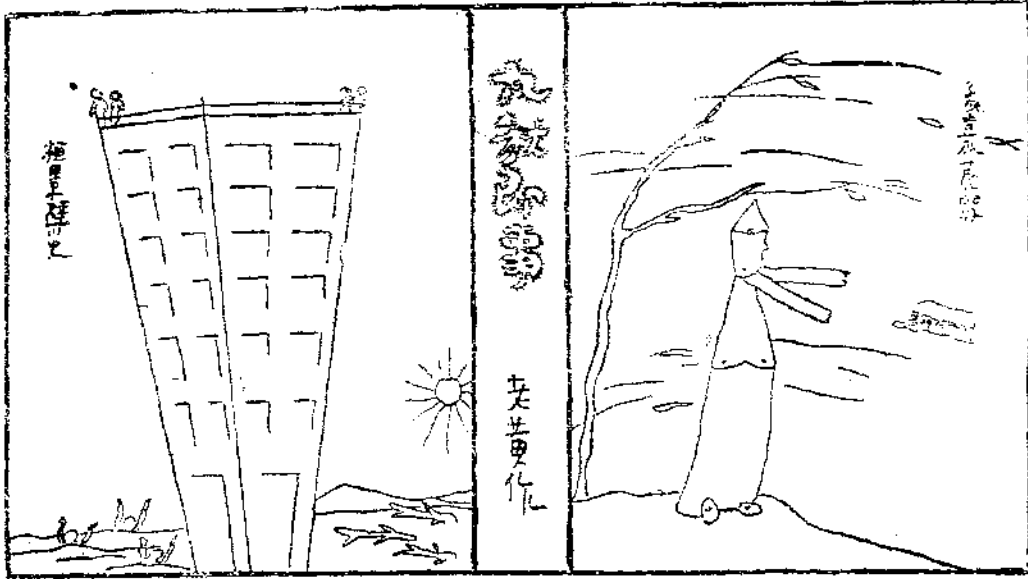
者人愛之衆民爲命自

作我忘余



賊害中國之
三毒

金樹延注
然匪與反革命
之軍閥殘餘，
互爲因果。黑
化勢力，猶未
掃蕩。貧困益
甚，農村破產
，失業者日增
月盛，乞丐暗
娼，由是滋長
。此爲賊害中
國之三大毒，
而帝國主義不
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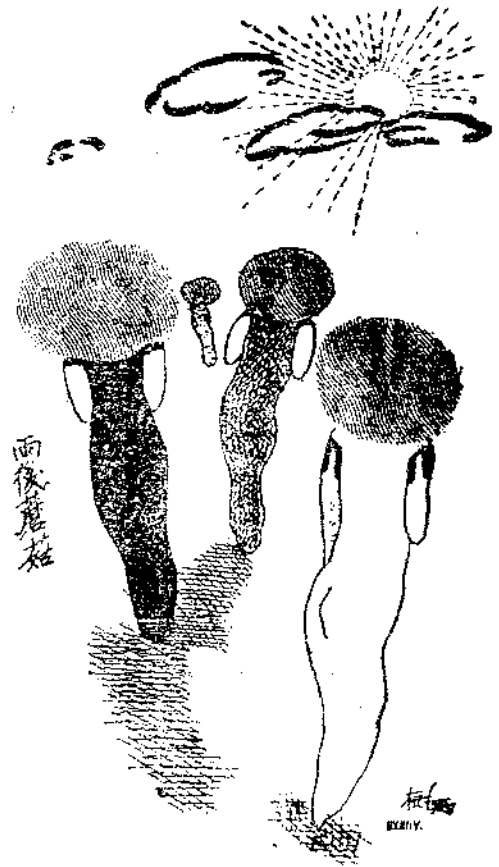
重陽故實譚

老黃作



金錢與學問之關係

華朝棟作



作延樹金

姑麻後雨



丟書本者

劉宗城作

文壇畫虎錄

北平文人

小嵐

塞先艾 (北平文人之二)

好像是提起塞先生，有點蒼老味了。其實他還很年輕，二十多歲，個子矮矮的有點瘦，看着並不太近視，鼻梁上却架着鏡子，永遠穿中國長袍，挺樸素，他是北平大學法學院畢業的，現在在一個北平私立學院里教文學，在一個女中里授英語，另外過有一個幽閑的職業：北海松坡圖書館的編纂主任。

前年他在文藝月刊上發表了篇小說，北平小報就說他是民族作家了，當時塞先生很氣惱，揚言不給文藝月刊撰稿了，可是過了兩月却在該刊上又有他的小說載出來，學生問他，他答：「編輯來信挺誠懇的請寫稿子，稿費不僅多也快，所以……」

除了創作小說，也寫詩，給學生們看，發表的不多。那嘴有點不受使喚，講文學概論，漲紅了脖子很費力，學生好像還得不着個清晰的觀念，所以兩方面都着急。

去年又一個小報上說他罵施蛰存不給他登稿子，據云李健

-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恆永為事；屬實實實，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為最適宜，著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吾曾打電話問他：「都是朋友，你真罵來嗎？」塞先生答復的是：「稿子匠們閉門造消息呵，我那麼無聊。」因此塞先生化名錢九在華北日報上挖苦製造一條消息八分錢的窮學生，因為對立的天津庸報另外一頁抗議總攻，一傷筆戰，錢九先生擱筆了。

安那其作家巴金跟塞先生也是朋友。

偶然的高興，塞先生對他一位門弟子談到巴金一生永不照像，却被這位高足傳出去了，風一般又印在另外一頁的作家剪影上，巴金覺得把私人的秘密公開，無疑的是塞先艾傳出去的，所以他很不滿塞先生的嘴存不住話，因之塞先生對巴金也抱十分歉意。

夏天的下午，在北海松坡圖書館門前，樹蔭的藤椅里，常座着白長衫的塞先生，悠閑的讀着新聞紙，擺蕩着腿子，仰看那遊園的人羣。

金克木 (北平文人之三)

從現代上排出他簇新的詩句，這繼戴望舒的象徵詩人金克木便使人注意起來。

「我吃饱了飯一家子不做。」金君就這樣的活着。

日文不壞，世界語更有幽深的根底，前者曾主編北平新報的「文藝周刊」，不過一個月才五元錢的稿金，讓弄文學的人聽了真嘆氣，

他好像還懂得天文學，在天津益世報語林上曾討論過流星座等問題，人的身軀尚粗壯，並不那麼病弱的文人氣息。讀柴霍甫英譯本小說，對趙景深先生的中譯吹毛顯多，所以我們承認金君是多才多藝的，二十多年紀的人，會那麼些文字，還寫得詩很漂亮，誠是有無限希望的新作家。

有人問他爲什麼最近沒有詩來發表，他說寫不出了，現代上的詩儘是以前寫的。自己也很着急，可是寫不出是沒辦法想，因爲寫詩非有煙土坡里純不可。

他住在北大附近一所公寓里；人是很穩靜，有張誠樸的中年人臉，那就詩人的象徵嗎？最近應聘爲師大世界語學會的講師，或許生活有點保障了。

台靜農（北平文人之四）

「地之子」與「建塔者」的作者台靜農先生，是未明社的作家之一，前年魯迅來北平講演，在師大休息室裏，才偷認識了他，穿的是禮服呢外裝，水瀨領子，高價的洋裝，一切却很神氣的，嗓子有點小而發尖，我覺得這與當教授很不配合，可是他現任私立輔仁大學近代文學講師，有三十歲左右，面形略瘦，尖下巴坎，不怎麼太健康。

那年他曾被捕一次，從私寓里搜出好多俄文文學社會科學書來，全部是翻譯家曹靖華存的，以後經學校出保釋出來，那些書大概被沒收了。

今年還沒到暑假他又被中央憲兵第三團請去了。據一位新聞界的友人說：曹靖華今年初夏由×××搭挪維輪船行返國，抵平後即寓于台靜農家中，同行者尚有一留俄廿餘年之中國研究俄語老學者，因被探警得知，遂全數將三人拘捕，

關於這項消息任何報紙，文壇消息等都沒記載着，是否真實呢？不是筆者的能力辦得到的，台君的被傳訊，在七月初的世界日報上有，以後便泥牛入海樣消沉了。

像曹靖華那樣優秀的譯者，若真的失蹤了，在中國的翻譯界及文壇上也是可驚的損失。

魯迅在廈門

曾 嶽

名馳天下，被尊爲「文壇老將」的「東方高爾基」的魯迅，誰都知道他具有一種說俏皮話的特長的。這特長也許就是他在羣衆的讀者中；取得信仰的法寶。

我記起他在廈門的一樁事情，當時還未走被捧爲「老將」的紅運，不過阿Q的主人是做定了。他在廈門係担任廈門大學教職。顛倒青年拜服在「灰長衫」下，只要略一想像，這情形便理會的出了。

和靄的微笑（？）親熱的態度，好比女人的媚眼和俏笑，具有強的吸引力。但教授先生，院長老爺們的面前，魯迅「文

總」却僅有冷淡。

剪斷閒言，書歸正傳，集美中學這時正鬧「飯碗」(？)風潮，劍拔弩張，來勢汹汹，聰明的校長葉倩着了慌，忙籌思壓制的方法。忽然心血來潮，猛想起了這位「文總」。於是誠惶誠恐渡過廈門，大演三顧草廬。

聰明的葉校長，畢竟名不虛傳。未談本題；先來一個××酒樓的盛大宴會，再必恭必敬的懇求「文總」，老於「世故」的「文總」自然是「知而且行」了。(記得文總會因「世故」同人打筆墨官司)

集美學生對於「文總」懷着熱烈的希望，聰明的校長也懷着熱烈的希望，炸彈一樣響亮的掌聲過後，「文總」其然登壇說法。

說的當然是勸告學生復課。然而聰明的校長却深深的失望了。演詞不少精警的話，大意：

「因為你們鬧風潮，葉校長很不滿意，但你們又是蠻橫不講理，校長沒法，才請我來說幾句話勸你們復課，本來我對於你們的風潮是沒有意見的，但是葉校長他很誠意，請我在××吃了一頓酒，要我勸告你們復課。所以現在我勸你們還是安靜地上課吧，才不負葉校長請人勸告的苦心啦！」

× × ×

不久；「文總」要離開廈門，被他顛倒的人，和一切高足

長衫」當然是居中。更有人提議：要「文總」留一張個人的「文照」，文總拒絕。經過許多者的要求，才找一處生滿仙人掌僅存一洞，把那顆尊頭伸到外面來撮一頓。「算是臨去波秋！」

一九三四，四，八，

記二作家

林文

(一) 余慕陶
我們的青年作家，譯家，余慕陶，廣東梅縣人；今年還是正當三十歲，青春有為的「少年」。

余慕陶是清秀斯文，臉白身矮的個子，戴着一付藍墨色的眼鏡，一口梅縣國語，幾分土音的英文，我們的余先生是曾經翻譯過長長一百萬言的辛克萊巨著：波士頓的；余先生之拜識，就是幾年前當他在藝術大學教英文。

余先生該是老早就為辛克萊專家才對，記得當時英文第一課就選辛克萊的劇本：住居二樓的人 (The second story man)，可見後來之和辛克萊通訊決非偶然。

余慕陶的英文之高明自無用多贅，想來國內文壇也無人訶斥，祇是學生太不識抬舉了，記得第一個星期，聽講者五十餘人，往後一直却少下去，到末祇剩下三個人，氣得我們的余先生大嚷：「哼！真要不得，大學生是什麼東西？」

在教書方面碰到了學生的釘子的余先生，但在學校，當局方面，余先生却是大受校長周某的歡迎；當時文學系的教授張資平，區克宜，溫盛光等，因薪水被欠，相率罷教；學生也組織了學生會向學校當局清算財政要求賬目公開；事情弄得烏煙

個學生會用快放假的名義就此解散，平安大吉！此或許即社會新聞之罵他爲黨版之故，余先生蓋的確有不少手腕也。

久不見余先生的譯著了，不知近日正如何努力！他日正方輿未艾，評云：『士別三日，刮目以待！』余先生豈真文蔚公之流哉！

(二) 馬仲殊

一個北風蕭殺，月亮白得淒涼的晚上，馬仲殊先生從集美過江來廈門，特地應廈門大學一個文化研究會演講，就在那天晚上，使我們認識作家的馬仲殊先生。

那天晚上，馬先生的講題是關於茅盾先生的名著『子夜』的批評，並述及國民文學與時代的意義，身材適中的個子，聽衆異常熱烈。

馬先生是個長而瘦尖的臉，皮膚黎黑，身材適中的個子那天晚上穿着一件舊棉袍，可謂不修邊幅，瀟灑磊落；他性好談諧，記得他演講開口的第一句就這麼說：『我是個四不象；因爲我不是學文學的，但結果却走上文學這條路，而對文學呢，依舊學得並不好；我也曾想革命過，拿起槍杆兒殺敵人多痛快？就是這個命；我現在還想革，但可惜我沒有勇氣，所以祇好做個四不像了！』馬先生的坦白直率有如是者。

大概前後有一年光景吧！馬仲殊先生一直在集美教書，所以和廈門的文藝界非常隔膜，連許多文藝青年都不知道他在廈門。直到謝冰瑩來廈門後，他們合出版了一本燈塔月刊才漸爲

人所注意，但冰瑩回鄉後，燈塔也就夭折了。

馬先生是和需可親，富有修養的文學者，他的努力是令人欽佩的；而今聽說他已離開集美了！祝他別來無恙。

一九三四，廿七，廈門

歐外歐徐遲與林英強

塔蒙

若是提起兩年來中國詩壇最特別的人材，那末，歐外歐，徐遲，林英強，這三位是應該首先提及的。因爲他們都是詩之魔。如此而言，抬自然不是了，只隨便譚譚而已。

在二十世紀的意大利，已經有所謂未來主義的詩歌了。我們的詩人歐外歐，就是受了那些詩歌的影響，努力去創製那一類的詩篇。像他在矛盾月刊中的鐘頭阿拉伯太子的鐘，金鋼石的呼吸，鎖的社會學，技術政治力的貧困的丈夫，紙飯巾的本兼各職，論愛情乘了BUS，皮膚病的常備髮刀，性物乘了急行列車，現代月刊中的映樹，婦人畫報中的枕席之儉節等等，已十足地表現了意大利未來主義的作風，所不同的，是詩的歌詠上多在情愛那一方罷了。他是中國的馬里內蒂(Marinetti)啊！他最近常爲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之婦人畫報撰稿，極受婦女界讚許。但他的詩曾有人看不懂在新壘上攻擊過，結果，他處之泰然。

與歐外歐同一旨趣，寫未來主義詩歌的，算是這位徐遲。現代月刊編輯杜衡存心提拔他，曾選登他的詩拔萃數篇，而矛盾月刊亦有夏之茶舞，沉重的BUS，吊桶，春爛了時，到

啡館之路，火柴，慈悲等篇的刊出。近每見其作品於婦人畫報

。寫怪誕的詩句，讀之濃郁如醴，想像極其浮泛，一個象徵

的詩人，便是林英強。林九年前便開始寫詩，不成功，乃改寫

散文詩，得相當的造就。曾在東方文藝月刊中讀過他的散文詩

鈔，如從心頭湧出，苦難的碑記等，是不可多見的作物。去年

又重寫詩，所作紅樓，漁家，生之重荷，夏夜幽情曲，遷塞行

，苦味，妓家，尺素書，少婦，佗傑之訴，野哭篇等，分見中

國文學，矛盾，現代，詩季刊，創作與批評，新時代，橄欖各

月刊。在首都有人稱道他的詩作，別一處地方又有人罵他，甚

至破口，這並不足奇。我以為他的才能實像古舟子詠作者英國

的 Coleridge 呢。聞近將於某報社印詩集一種，名未定。他現仍

在文藝衰落的廣東某一角，努力主辦文學日刊，請不少知名作

家撰述。九月十一日，廣州沙面

記盧前

涼子

去年，因為我們班上的國文教員辭了職，校長很焦急，到外面去奔走請人，第二天就送到了盧先生，他們是師範裏很重要的同學，盧先生聽了這消息——我們校裏缺國文教員，于是慨然的說：『我去，但我並不做他們的教員，我只講書』，這樣教導處出佈告，盧先生要來本校的消息轟動全校，尤其是我們這一班更興奮，更急切。

……的……到了，下午第一堂是國文，盧先生跟在級

任的後面進了教室，教室外面擠滿了人，于是級任先介紹：

「這位就是盧先生，是當今很有學問的人，歷任河南大學，成都大學教授……」

級任在連綿的說，他只把頭搖手也搖，嘴裏講着：「啊！噓噓……」表示不敢當。

這一小時並沒有講書只空談談，他的談鋒很健，吹牛本領也不差，他說：「文人應該嫖賭，這樣才能充實你的文章但你們別誤會，我是在叫你們去嫖賭，不是的，根本你們現在沒資格，學生是不能這樣，將來畢業服務社會的時候是需要的，諸位記着，」他的話說得很幽默的，他的英文很不好，但有的時候很喜講「Used as a Verb, used as a adverb……」等，有時在一篇文章裏把虛字都檢出，使我們知道這文章的格式，他時常會說：「這是 Sentence type。」

他書講得很慢很詳，大概也很懶，我們半年只做了二篇作文，且只改成一篇，他上課很難有不遲到，同時或者因為忙，他兼了高等考試的襄試委員——不到也很多，上課從來不用點名，他說：「上課學生不到，這是先生的過失，他的講解引起學生的興趣，學生當然不來，點名不過是掩沒教師自身拙劣的一種方法而已我不主張用，同時我也不是你們的教師，用不着蔭蔽劣點。」

大考了同學們又急着分數問題，他說每人一百分，至少總八十以上，題目也容易，但結果却有人不及格，這不怪他，是校長作祟，把分數打了折扣。

圓的面孔，頭髮軟軟的，眼睛很有光，身體很肥，肚很大，頸項好像沒有，在遠處看像個商人，他是一個「準胖子」，他是臭虫出產地的南京人，先後在河南大學，成都大學作教授，他對於「曲」很有研究，也是中國不多的研究者，盧先生名前，號冀野，別署江南才子，妻余氏，名之慧，子女若干，准此，合并記之如上。

取名「玫瑰」的作家

不名

1. 魯史

去年九月中旬，一位永不會請過我看戲的朋友，陡地送給我一張新華戲院（在廣州）的門票。我問他為什麼要請我看戲，他自己也答不出什麼理由。後來他說戲是聯華影業公司的，「母性之光」的頗有一看之價值的新片子。

君子成人之美，當然我不能却之。看後覺得這片子倒也不錯：劇本不錯，導演不錯，演員也不錯。尤其是金傑，黎灼灼，陳燕燕，魯史。金黎陳等的戲，早些時已經拜看過了，惟有久聞其名的魯史君，才是第一次識荆的。

「母性之光」上演的第二天，我離開了廣州，據說再二天，「母性之光」不准在廣州上演了。（今年又改名「新母性」，方得在廣州上演）。

到了上海，朋友帶我上江灣聯星影片公司看拍戲。朋友指着那正忙着的年青鬍子說：「這就是魯史」。魯史的樣子，雖

與銀幕上的他沒甚異樣；但不經朋友的指明，一時我還認不清楚哩；這大概也是「服裝」不同的關係。

他們拍完了戲，我得一個機會與魯史君攀談。因為大家言語相通的原故，倒也談得津津有味，談話的時候，他不時從近視眼鏡里射出尖利的視線來，頗為逼人，魯史君的臉孔本很尖削，再蓄上了一撮小鬍子，不客氣的說一句：真像一頭老鼠（即耗子）。有人說魯史君最喜歡打一朵大大的藝術領花，可是那天他穿的是長袍，所以我無從來證實這個傳說。

我問朋友：「魯史君是否姓魯」？朋友答：「否，他性侯名聿士，魯史便是聿士的諧音。也是「玫瑰」的意思，也是從事戲劇運動的，但也曾寫作過」。

後來又從別的朋友那里，聽到了關係魯史君的話。這朋友說魯史君的生活很浪漫，有錢的時候他就跳舞，跳舞，第三個跳舞，但是他很有天才，有一次他正當潦倒不堪的時候，他跟書局畫起封面畫來了；郭沫若譯的「屠場」的封面，便是他畫的。

2. 羅西

許多年前在廣州辦「廣州文學」的羅西，他第一本小說問世，便是「玫瑰殘了」。這小說有人說是「象徵派」的，羅西這名字，也是從「玫瑰」的英文字譯音過來的。

「玫瑰殘了」出版後，羅西還繼續出了許多集子，一來他的集子我看得不多，二來我不是批評家，不敢對他的作品妄加批評，所以我還是來談談他給我的印象吧。

我認識羅西，時間雖不長久，但是也有相當的……（什麼哩）！他給我的印象，似乎是一個沉默寡言，似乎有話也不想說一般的人；但這種觀察是錯的，因為有的時候，他終於會滔滔不絕地談了許多話。總之，看樣子他像一個頗為能幹的人，所以我常常想：他適宜於活動，而不適宜於伏在書案上寫作，因為靜的生活不大適合他。

羅西有捲曲的頭髮，強健的身軀，但是永沒有看過他穿一大號比較漂緻一點的衣服。他不是穿一套不三不四的西裝，便是兩件摺縐的企領衣。

去年他在廣州提倡用方言寫作作品，他不僅提倡，還出版了一個完全用粵語寫作的週刊，這刊物的影響頗大，廣州從事文藝的人對這一運動都有熱烈的討論。後來不知爲了什麼事。羅西離開了廣州了，據朋友說：他是到他的第二故鄉——北平去，現在他在那里的什麼機關里辦事。

讀「從文自傳」後

前 轍

第一次認識沈從文先生底名字，就在第一次讀了沈從文先生底創作集——「入伍後」。這是幾年前的「往事」了，到現在，那本書說的什末內容，都忘掉了，再記不起了。不過，沈從文先生並沒有因爲我一個人忘掉他底作品而絕筆的；他仍然要創作，而且多量地創作。因此，他博得一個「多產作家」之名，有着創作天才之名。不錯，在目前的文壇上，誰都不會比

因爲他是一個從小當士兵，在軍隊中做下級工作，又是很特別的。「所以，在作家之羣中，沈從文先生就爲了這個而常常給人家稱道；更進一步，「其生平想必爲人所樂聞，這是必然的結果。比方說，謝冰瑩底「從軍日記」不過是一部平凡的作品吧，却因爲她是一個「女人」，而且是「女兵」，所以，大家都驚奇起來，就給她捧，給她吹，吹到成功了一位文壇底「女健者」。那末，男的作家之羣中，試問有多少個當過兵的呢？像沈從文先生，他的確是值得注意的一個人；他底自傳，當然「爲人所樂聞」的了。

沈從文先生雖然由士兵出身，可是，他本來是世胄之家——他底祖父是滿清底四位提督之一，他底父親又是曾經庚子聯軍之戰的將士。那末，就遺傳性而論，就環境底影響而論，沈從文先生自然有當兵的可能。

假如承認「天才」是存在的話，那末，歷來真不知道有多少「天才」的人是最頑皮的，最得人討厭的。比方說，愛迪生吧，他小的時候，顯然是一個最頑皮的，最得人討厭的，可是他已經流露了他底「天才」。（並不是說，凡是最頑皮而最得人討厭的就是「天才」，這應該請讀者注意的）。同理，沈從文先生也是一樣，不知道給家裡的母親擔心過多少事情？

因爲他頑皮，因爲他得人討厭，於是，他得到完全的自由了，沒有什末人來束縛他了。他逃學，他跟着「一輩子和自家兒」同樣的野孩子到處玩，因此，他接近了真正的自然界，就懂得不少東西。

好幾個省分，看了許許多多人間世的現象。不過，他所看到的現象，只是士兵底瞳孔中所看到的現象吧。是片面的，不是多方面的；是狹義的，不是廣義的。

如果不是早知道沈從文是一個作家，我不會承認他底自傳是文人的自傳——可以說，這是「軍人自傳」，或者是「自我從軍以來」。（歐陽子倩有「自我演劇以來」一書）。那末，如果是抱定一種目的，以為這本自傳「足為研究××作品之基礎，足為理解××作品之助」，你一定會失望的；牠始終沒有告訴過我們他如何創作，如何成功，如何……我以為這本自傳是不完全的，應該再印上兩個字——「上卷」，或者是「上冊」之類。

不過，關於沈從文先生創作的來源，那兒似乎稍稍暗示過，雖然不見得怎末明顯。比方說，他曾經在那親戚家中，得到兩大箱商務印行的說部叢書，輪流作了他最好的朋友；而且，最記得迭更司底「冰雪姻緣」，「滑稽外史」，「賊史」，這三部書反覆約佔了他兩個月的時間。又說——

從他（曾姓朋友）口中說出的每個女子，皆彷彿各有一分不同的個性，他却只用幾句最得體，最風趣的言語描出。我後來寫過許多小說，描寫到某種不為人所齒及的年輕女子的輪廓，不致失去她當然的點線，說得對，說得美，就多數得力于這個朋友的敘述。一切粗俗的話語，在一個直爽的人口中說來，却常常是嫵媚的。這朋友最愛說也就是粗野話。在我作品

中，關於豐富的俗語與雙關比譬言語的應用，從他口中學來的也不少。」（從文自傳一一八頁）

說到他底作品，據韓先生底分析，他的取材，是範圍很小的

一，描寫城市青年男女的性的誘惑與戀愛的關係；
二，描寫鄉村沒有教育的男女的本能的性的衝動；
三，帶着遊戲的顏色眼鏡來觀察士兵的痛苦的生活，而結果使其變成了滑稽；

四，便是如作者替他自己一篇小說所起的名稱的平凡的故事。

而且，韓先生斷定他底作品「低級趣味」，說——
其實，如果讀過「從文自傳」之後，你瞭解了他以前的生活狀態，那末，所謂「低級趣味」者，這是自然的結果，並不能夠拿這個來責難沈從文先生。至於韓先生所「指示給讀者」的，就是他與張資平的分別——「他所寫描的性的關係是有着含蓄而是暗示的，那後者（張資平）却是完全顯露的，但前者在刺激性的本能的一點上，是比較後者更有效果……」這末看來，沈從文先生有過一位會姓的朋友給他說了許多關於性的經驗，和粗俗的話語，那末，「低級趣味」又如何？

總之，沈從文先生底作品底形成，是根據於少時的閱歷，無論是直接的，或者是間接的，只要你讀一讀他底自傳就可以領會得到。而這本自傳所給予我們讀者的印象，並不是他如何創作，如何成功；有的是他如何逃學，如何當兵……。而且，從那兒你可以知道一點兒關於清鄉的情形，——正是殺人如草不聞聲。「從文自傳」是一本「軍人自傳」，或者是「自我從軍以來」；即不然，至少這是「上卷」，或者是「上冊」之類。

學校生活片段

正 中

早晨，三種連續不同的聲音，在住宿生的寢室裏可以聽到。第一種是工廠裏的汽笛聲，第二種是學校裏的起身號，第三種就是熟睡的叫聲，這三種聲音，各不侵犯的並立着。

要是等這批丘九們起來，非要到早操預備課不可。這時盥洗室中湧湧一堂；然後再陸續的跑到國旗面前站着——早操。一，二，三，四，的喊着，於是佔前面的同學；一半在操着，一半自站着。後面的同學——大部份的，蹲在地上——談話——冊封着體育教員——老！

早飯的時候，同學打了一只碗。嘩！的一聲叫喊；鼓掌之聲，隨着也就起來了。不知道是誰美，還是惋惜。

上課更自由了。客氣的教員；看小說，談論會，隨你揀。不客氣的教員，雖則形式上不敢放肆，但思想儘管自由。

十二點下課一進到飯堂，稍微發生一點事情，腳就躁起來；不知道是在幽什麼獸。下午照常上課；但形式更不如上午了。

四點鐘下了課飯堂門口，發現了一張佈告；「……本校高中×與××女校排球隊，作友誼比賽。日期——今日下午四時。地點——本校球場。裁判員——×××先生。」這佈告，可就全校震動了。

他們比賽排球，反正不關我的事，我儘管看我的十日談，有何不可？但我反過來一想，他們總是在提倡體育，我就作一番匆匆的巡禮

「世外桃源」的學生生活的片段

濠 人

第四十一節。說娛樂勝事難罄

在燕大，每年中關於娛樂的事項是很多的。這還是指着社團公開舉行的而言；要是把那些小組織的也要提起來說，那可就不勝記了。

我將在這一節中，結束了燕大的娛樂勝事；自然，我無法把他們的娛樂事項一椿一椿的記下來，只能夠再為舉出了一兩個例子來說一說：

燕大的各學系都有一個學會；每年，各學會都要各自舉行全體會一次。在舉行全體會的時候，會員都有得茶點吃；並且，有各種助興鬧着玩。助興的節目是很繁多的，且也各自不同。這裏，姑且舉一件事來說吧：

在國文學會的年會中，國文學系的全體師生都集於思義亭上。他們的助興中有一種節目，是把一種動作的名稱寫在小紙上，摺成了團，放在盤子裏。在座的人要依着次序拈團，照着團裏寫着的動作做事。這是一種惡作劇，團上寫着的動作都是不大好弄的。於是某教授拈到了「狗叫」，某講師拈到了「打拳」，某先生拈到了「學貓足婦人走路」，某主任拈到了「做京戲」，某學生拈到了「跳舞」，某女生拈到了「哭」……鬧得笑話百出。——這是一種毫不費事的娛樂。

有時候，也有全校同時發動的娛樂會；而且各學還有競賽的性質的。於是各系都特出心裁，爭奇鬥勝；大家都盼望要奪得錦標。這學系來了一幕啞劇，那學系來了一幕話劇，這學系有國樂也有笑話，那學系有雙簧還有謎語……真是極盡一時之盛。

這裏，把某次舉行的娛樂會中，新聞學系奪得錦標的一幕啞劇的劇情寫在下面；先由一個報差出場，把該系出版的報紙對着觀眾張揚，報差入場後，就有一個磨刀的工人和一個負鋤的農人出場；兩人衣服襤褸，形狀酷似。他們休息着，抽着旱煙，神情很覺舒適。就在這時候，突而台後走出一個軍官和兩個護兵出來；那軍官蹣跚着

趕快的奔到操場上去，四面早已擠得水洩不通了。但××校排球；大有嬌嬌來遲之概，全副短衣短褲，極富康健之美。兩面除全體年青的教員外；年高德劭國文教員，也來助其雅興，且了一壁觀賞，一壁批評着；真熱心體育之贊也。自治會的職員，戴上了眼鏡，伸長了頸項；大欣賞其藝術了。大有一「近水樓台先得月」之概。(註一)

晚飯後，上夜課所談的，自然都為排球所佔據了。並且夜課點了名，人就不見了。幸虧不是藏本，不然又辛苦了。但是他們的談話聲，一直要保持到熄頭後的若干分鐘。

(註二)本校自治會辦公屋，最近球場，且地較高，自高臨下，自有獨到之處。

換校長的一幕 法利賽

不久以前，曾聽得過我們校裏要換校長，可是看了校長在紀念週上「安若磐石」的表情，大家就不相信了。

但是過了不久，換校長的消息報上也登了出來，於是以前留級多年的老李說：

「變適意，今年大考都可以派司大吉了。」

我們校裏的學期大考是老牌硬碰的，所以每到大考過後總有人生病，今年却老李病中，大考的題目有得揀做，先生監考起來也是馬馬虎虎，顯出一種「心不在焉」的樣子，就是平日利害的訓育員也對我們很客氣。

「你們說我的話怎樣？老問走路，夥計豈有不派之理，他們在找飯碗呢，還管得我們考不考，哈哈，一定派司。」老李考完臨走的時候又這麼「老氣橫秋」地談笑。

鬍子，故意把面目裝得很猙獰。他手裏拿着了望遠鏡，四處張望。他發見了這兩個工人和農人，就指揮着護兵去捉了來；於是就伸手作勢，向他們要錢。工人和農戰慄着求免，並表示着身上不名一文。這使軍官異常震怒，指揮着護兵搜他們的身，並加以毆打。結果那工人和農人身上的十幾個銅元，也給軍官剝奪去了。正在護兵毒毆那兩個工人和農人的時候，一個衣袋裏插着報紙，兩手拿着七八尺長的一桿大筆的新聞記者，突然上場。他看見了這個情形，就大抱不平；用他的大筆和那軍人們惡戰。結果大筆打勝了手槍，軍人們受傷而逃；於是新聞記者得意揚揚的，和工農一直往內追逐。劇完了，再由兩個工人揭出了一條橫布來，上面寫着了「新聞事業成功萬歲！」

這幕啞劇的含意深刻，演得十分有趣。在那娛樂會中，像這種有趣味有意義的娛樂事項是很多的，這裏不能備述了。

第四十二節 將考試蠟燭暢銷

燕大對於學生的娛樂，很能夠注意到；同時對於學生的學業，也未肯放鬆。除了每學期都有一個考試之外，多數學科還夾雜着好些小考試。學期考試是很嚴重的，如果分數不及格，這門功課便要再讀或補考；如果各科成績都壞，那還要留級。多數教授對於考試不肯通容；有的根本學生就不敢向他請求通容。所以每到將要舉行考試的時候，學生的生活就大大的轉變了。

這時候，散步的人數銳形減少，各處也很少聽見樂聲和歌聲，球場的人驟形冷落，只有圖書館每晚都告位滿；晚上慢去的，就找不到坐位。他們把一切娛樂事項暫時停止，拚命的溫習功課。

十點鐘到了，圖書館關了門；回到宿舍裏來，還是繼續的溫習功課。一直到了十一點鐘，電燈熄了，再點上蠟燭來看書。——他們是早預備好了蠟燭的。在將考試的時候，學校里和東門外的商店，自然會辦了大批的蠟燭，來賣給學生們。他們有好幾天在預備考試，蠟燭便有好幾天的用途；這幾天的蠟燭是很暢銷的。

「老話」確是不錯，有許多人到先生房裏去看最難及格的物理分數：素稱「真不二價」的徐老牛也微笑地說：

「放心好了，大都及格的，放心回家吧！」

謝謝他的好意，我因為種種緣故，未能回家，就寄住在這裏，順便看了一幕生平未見的劇。

是炎夏的一天，說是新校長來了，於是住校的同學都擁了出去。乖乖不得了。來了一二十個人，據說那個同舊校長握手的大胖子是新校長，嘴上還有「仁丹」式的胡鬚。後來就前呼後擁地進了辦公處，以後情形，因為「外人不足道也」。所以我也不知道。

移交的手續辦得很快，第二天舊校長和全體職員都走了，哦！還有校長室裏的聽差也跟著走了。於是事務處和會計處文牘處擠滿許多新職員，吃飯時用圓桌，至於各員「身居何職」？可不得而知。但是以前職員一共不滿十人，現在近二十個，未免太多吧！

教員也很可憐，因為招考新生，不得不從家裏趕來，往年到也寫意，招生的報名費總是用之於吃，天天吃酒，西瓜十幾擔一買，放在各先生房裏，汽水也吃得適意，再餘下的錢就分，今年却不同，酒是沒得吃，西瓜一擔擔買，汽水一打打買，先生要吃用條子到事務處去領，忙得要死，臨走一錢沒拿到，這道而來的教員還得貼路費，一般老教員，想必對於「生財有道」的校長大人，也只好自認倒霉了。

其次是更換校役，假期中學生與校工是很接近的，自從新校長接任之後，他們所講的，

考試已經過去，蠟燭的銷路便斷絕了。這時候，有些學生便又娛樂其娛樂，也有些學生們爲了恐怕考試的成績太壞而煩惱着。

第四十三節 畢業時戴上方帽

快樂的時間過得最是容易，倏忽間畢業之期已到了。

把學分讀完，又度過了大考這個難關；絞盡腦汁的畢業論文又完稿繳交了；這時候心情的愉快，真是不可言說。

尤其是研究院的研究生，燕大的研究生期間是兩年，畢業時還由學校給以碩士的學位。研究生也和本科學生一樣要受大考，可是他們的畢業論文却要來得麻煩了。論文是有導師指導研究問題，草成了交上去；有時候會給審查委員指出了若干不妥或應行修改補充之點，把原著發回來。修改妥當了繳上去，也還沒有完事；還要面試一下子。由幾個對於論文題目所討論的問題素有研究的教授，組織委員會審查面試；把論文中所論各點反複辯論，原作者要當場詳加答復。這個難關度過，那就「碩士」到手，別無問題了。

不論是本科生，研究生，或專科生，畢業總是一件可喜的事。因為這時候總算是學業告一般落，加上一重榮銜到身上來了。

當舉行畢業禮的時候，學士們，碩士們，穿上黑色的制服，戴上黑色的方帽子；這是初次，真覺得飄飄然欲仙！當他們拿着證書，穿了制服，到貝公樓前攝影的時候，臉上喜氣揚揚，心裏一陣一陣的愉快。他們一個個到貝公樓裏的大鏡前去照鏡，看着自己的戴着方帽子的影子禁不住樂得發着笑。有的，竟忘形的口裏奏着樂，就跳起舞來。

畢竟，方帽子費了許多的時間和金錢，費了好些的腦力和心血，然後才掙得到的。求之不易，得之那裏不樂？

第四十四節 畢業後屢碰硬釘

無非是那們的驚頭面子大，不要緊。那個拍新事務主任的馬屁，說某人的壞話，那個停生意……一類的話。做事也勤快了。那個總不接學生電話的川實也肯接學生的電話，總之，想瘋狂飯碗。

但是不久又來六七個校役模樣的人，住在職員房裏，校工更急得要命，大有「草木皆兵」之概；急隨你急，換還是更換，終於事務處的佈告貼了出，繼留工作的校役就有尊姓大名，否則就要即日滾蛋，於是著名的看了面現喜色，沒名的早已淚落滿襟了。還有許多頑皮的同學，擠在校役一起，怪聲怪調地說：「啊！怎麼沒有我的名氏，飯碗打破啦！哀哀……。」

誰都知道門房是個好位置，於是一個被捲的門房再三要求老教員到事務處去說情，自己坐在那裏嗷嗷大哭，但是主任先生板起面孔說：「這不可以，公事公辦，假使我答應他，那末別人也要……，所以所以只可……。」於是這痛哭者只可揩揩眼淚去捲舖蓋。

至於最近，真似卅七期前轍君所言。「從事粉飾」粉飾常事也，既然得此交椅，自當漆塗一番。

有些人說：「中國人辦教育像辦商業，沒有校長，只有老闆招盤設計也得換，文憑就是商品，新開店更要漆門換櫥。」這話也還不錯。

你看，我們換了校長呢？還是換了老闆？

畢業了，多數學生是離開了學校生活走進社會去。像燕大一般學生的家境還好，所以有的還得以出洋留學，有的馬上就到銀行洋行醫院或機關裏辦事，依然過着很舒適的生活；但這些究竟是少數；多數的學生並不如此。

他們很多畢業後就去任中學教員，也有的做宗教事業，也有的做機關團體的小職員。這些人，他們在學校裏過慣了舒適的生活了，到處覺到了設備的簡陋；不說別的，就洗澡和大小便兩項，就很感不適了。

他們再也得不到那麼美麗的風景的陶醉。一切在那幽美的環境裏所得到的樂事，只有永遠的深刻在腦海裏憧憬着，却再不能嘗到這種味道了。而且，學生的生活是任性的，到社會上去辦事，却任性不得；上有比你高一級的人的壓迫和渺視，下有比你小一級的人的搗亂和不敬；上下交征，迫得你走頭無路！欲笑既不可，欲哭又不能。且加以看着那種卑鄙惡劣的社會環境，心裏頭無限的厭恨；可是雖然一時看不過眼，却不可能逃走出來。

這時候，思想便大為矛盾了：不幹吧；不行，生活問題無從解決！幹吧，精神痛苦，實在忍受不得！還是不幹吧；哼！父兄培養你大學畢業了，還給你養活妻兒麼？自己挨餓就算了嗎？沒有辦法，還只得幹下去！雖然屢屢的碰着硬釘，屢屢的受到侮辱，還得幹下去！這年頭，找事情可不是容易的啊！

他們在極端痛苦的時候，時時會回想起了燕大時候的愉快生活；「不堪回首話當年」，這種美滿生活的憧憬只有增加了內心的淒楚，究竟和現階段的生活毫無所補！說不定，他們假如沒有那種幸福的生活的享受，也許就過得慣目前的生活；縱使也會感到思想的矛盾和精神的苦痛，但總不會像那麼樣急轉直下的感到加倍的深刻的。

——短白當跋——

一氣寫成了四十四節，對於燕京大學一般學生的生活情形，已經是包括許多了。但是這上面的敘述是偏於有趣生活的一方面，對於勤奮的學生的生活描寫，稍嫌

金魚

葉葉葉

——中學外史之一——

「學校開放女禁了，多快活呀！」每個同學的臉上都得意地笑着。

結果一共招進九個女生，一個獨眼的，一個跛腳的，一個「懶蛤蟆」，其他的幾個是五官完全，不會少一隻耳朵或是丟掉一個鼻子的。

過了幾天，一個摩登女生走了！「這美麗的姑娘呀，袒胸露臂，還裸着腿的呢！」很多的人都惋惜着，像他們的心上加上一塊石頭似的沉重。

走的是走了，在的還是在着。於是開始追逐了！年青人的心是永遠跳動的。

這些小夥子裏面有的便組織音樂會，主角便是阿鏡。加入他們這夥兒的，中間便有一位密斯程，「瞧呀，我們的皇后！」誰都這樣說着。

一禮拜兩禮拜的過去，程便成天的混在男學生們的隊中。

程是由省立X中轉學來的，在X中，她的號是「大晚夜報」，而這真的綽號是「金魚」。

怎樣會叫她「金魚」的呢，故事是這樣的：一個禮拜天的早晨，程和兩個同伴在操場上騎腳踏車，她穿的是水紅色的睡衣，那麼寬大，和她衣領上的綉帶在風中飄着，腳上是高跟鞋。遠遠地瞧去，真像是一尾金魚。於是圍着她的同學都說：「瞧呀，金魚！」

「金魚」嘻嘻地張着她塗滿胭脂的嘴，嬉

缺少。事實上，也有少數學生，鑲日置身在圖書館或實驗室裏，努力他們的研究工作。這些學生對於無謂的娛樂（非團體集會的助興或遊藝）就很少參加，倒是工作的時間來得長。這一點，應該在這裏表明一下子，才不致把好些值得敬佩的勤奮學生埋沒了。

作者的腦筋頂壞，最是善忘；平常，又不高興記日記；因是雖然離開燕大並不久，尚不及一年，却不免也會把重要的材料遺漏了。

所以，這上面所記的，完全是憑着一時的記憶，作一個簡單的敘述而已。

——二十三，四，十完稿於南京——

投考大學雜記

新子

經過了國家法令的「中學畢業會考」

，總算運轉鴻鈞，拿着了那張十足不兌現的文憑！爲着家庭的環境和經濟的限制，只能投考國立大學，最好是飯費也不要的大學；於是晝夜籌劃，預備報考那幾個國立大學。

（一）燕京大學

依家庭的經濟狀況，決沒能力上燕大的，因燕大係私立的，費用不輕。畢竟事有湊巧，有人（註一）願意津貼我上燕大去學英文，備明年投考海關。於是籌足三塊大洋的報名費，辦妥報名手續，換到了一張「准考證」，因防舞弊之故，在「准

考證」上貼有各人的照片。燕大雖係私立

，考試並不採寬放主義，並且極其嚴格，

如有舞弊情事，決無通融之餘地；然而試卷上書名寫號，仍免不了閱卷者的徇私情而加分數。題目並不算難，尤以算學最易

，有初中畢業程度，就可穩拿及格的分數，燕大久以英文難考，聞名全國，的確名符其實，考的形勢也特別，首先就是洋人

講話，由考生筆記或指出（註二），試驗

考生直接聽英文的能力如何。在沒有用英文直接聽過講的，就是鴨子吃黃連，有苦

也說不出來。燕大的智力測驗，在國內可謂獨創一格，題目在表面看去，似乎很容易，其實乖僻達到沸點，任你如何聰明，

也做不全。據說燕大有三不要：就是（1

飛，飛，多麼俊俏呀！

於是「我們的皇后」便變成了「金魚」！

成天伺候「金魚」的是阿鐘——這是隻花貓呀！

夜，在音樂會俱樂部內，年輕的人們在快樂地互相調笑，配着梵亞林的是「金魚」在唱：「Kiss me Again」！

不久，校內和某校作錦標的足球決賽了，於是開會激勵全體將士，舉行獻花典禮：

在禮堂的台上，全體兵卒都整齊地並肩站着，像一根標準美人的眉毛，密斯程嬌嬌地來了，暴雷一般的掌聲：

「皇后萬歲」！

「金魚」傲然地微笑着。塗得血紅的嘴唇，襯着細白的牙齒，潤滋滋的！長長的垂髮，玲瓏的身段，還有一雙眼睛，——惹着南國女人所特有的妖媚風光！

啦啦隊長致了開會辭，便輪到「皇后」獻花了。在每一員 team 的衣襟上插上一朵低花和扁柏。應着她手的動作而起的，是嬉笑和羨慕交織的喝彩和怪叫。

散會了，將士們開往訓練場去，程呢，御駕隨征。這一次的努力便奪得冠軍，花邊旁是「我們的皇后」的呀！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追逐女人們的學生中三分之二是走着追求，動搖，幻滅的三個階段。於是阿鐘和程快樂地笑着：「你們這些蠢豬——」！

一個星期日，阿鐘和程在大光明看影戲回來，電車中，阿鐘有些情不自禁，突然用力地握着「金魚」的手，輕輕地說：

「窮學生不要；2 憑着學生不要；3 英文不好的不要。確否尙待證實。」

我攷燕大是理學院化學系，因英文一科不及格，接到礙難取錄的通知。說句良心話，沒有人津貼我，一輩子休想做燕大的學生，現有人幫助我，考不上，活該！

(二) 清華大學

清華在國立大學之中，不算第一，也要列第二，因清華設備宏富，待遇優良，所以每年投考的，也就特別的多，本年度平滬漢粵四處報名應考的達四千五百人，結果四百人歡天喜地，四千一百人垂頭喪氣！清華很注重體格，在未受筆試之先，必須經過嚴格的檢驗，如體格不合標準，就沒有筆試的資格。有色盲及近視眼者，不准投考理工兩學院，這又是清華最近的把戲。實在講來，清華的入學試題，並不深奧，且極普通，只以分量太多，時間又短，那裏能夠在規定時間之內完卷，因之被搶卷者佔十之八九。

在報考清華，我仍本一貫宗旨，報考理學院化學系，因試題不難，自以為能迎刃而解，未曾仔細的解答，因之愈答愈難

，耗費時間太多，解答尙未及半，而時間已到，奈何！奈何！所以我的失敗，固然由於程度欠佳，粗魯浮躁却也很關緊要。又因投考人數太多，因之取錄標準提高，在取錄者固然是程度，而失敗者也未必個個都是飯桶。

(三) 北平大學

北平大學在北平五院校（註三）之中，要算最次的。平大是由從前國立法大，農大，女大，醫大，工大，商大合併而成的，從前各大學一律改稱學院，直轄現在的北平大學。平大院數最多，規模又極宏大，因之投考者仍極踴躍，平滬兩地約二千人，計錄取約三百人。

因為燕大清華（註四）的失敗和不满，逼我投考平大，我的天！考那一系呢？仍攻化學系，必須考的學科，又有二樣未曾學過，不敢嘗試。最後決定投考法商學院（註五）經濟系，仍有論理學和哲學概論沒有讀過，在一天的工夫，把這兩科看了一篇，一點也記不清，只好硬着頭皮碰運氣。因為平大的試題，雖說比清華不會容易，然分量只有清華的一半，使我有充

「妹妹，我愛你！」

這胃味的行為使程感到憤怒，羞愧，說阿鐘侮辱女性，決意絕交！當時便罵了他幾句，回到校內，接到另一個追求她的同學一封責備的長信，哀婉的字句，和由於和衷深切的戀，使她無限的內疚。（這人是她的舊戀人，皆由X中同道轉學的，現在，有了鐘，便忘了他了！）女人是善於哭的，「金魚」這一夜哭濕了三塊手中。

發生這件事的第二天早晨，程便叫王媽——女生宿舍的嬸姨——將阿鐘給她的禮物全部送還，這些禮物是：泥老虎，泥菩薩，黑花貓，雄鷄，每樣一件，都是江北人的小攤上摸來的泥製小玩意。

接到送還「定情禮物」(?)的阿鐘，曾再三的託王媽將東西帶回，但不獲效果！幾次去見她，想當面認罪，又被拒絕！自個兒也只好對着泥老虎流淚！

關於程說阿鐘侮辱女性的一點，他誓口不承認！但事情糟到這一步，也沒有辦法的了！於是大哭一場，以「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自勉而已！

這事的發生，當然有所謂背景在。一方面固然是她已厭倦了阿鐘那個「貓臉孔」和獸子勁兒，但後面還有另一羣「小夥子」在變把戲以後，「金魚」落了網，便宜了小乙這色情狂者。

本來，游藝會某劇的男主角是阿鐘，女主角是「我們的皇后」「金魚」。但中途情變，男主角便由「金魚」親自選定了小乙，這傢伙頗高興得半夜裏叫出：「程，我愛你」的夢話

分的時間，去仔細的解答，有剩餘的時間，去再三的審閱，所以答的很好，放榜之日，也就金榜（註六）題名。

四北平師範大學

到師大去唸書的，多半是窮苦學子居多，因師大不收學費（註七），學生又很檢樸，西裝革履，很少看見，藍布大褂，最為時新。所以一般經濟不充裕的窮苦學生，都願上師大。入學試驗，也和平大一樣，分初試覆試二次，初試各院各系都試以普通科目，如初試不及格，就沒有覆試的資格。覆試則各系的科目不同，視各生所習的科目而受試，題目則比較要難一點。普通科目也不算難，中以算學最為淺解，但吃雞子的很不少！可見中學生數理程度的一班。英文雖云不難，那篇英譯漢也就夠受了。

師大歷史學系，聽說辦得很好，我對於歷史一科，在中學也極感興趣，於是決定學歷史了。試題極其寬泛人人能答，可是人人答不完全，也夠挖苦的了。覆試那天下午考試中外地理，因與平大檢驗體格時間相衝突，四個要詳論細答的地理試題

，在五十分鐘之內，就很簡單摘要的做完交了卷。倉卒出場，僱車赴平大監學院附屬醫院，報到檢驗體格，因久雨泥濘難行，車夫盡力也拉不快，急得我七孔只少流血了。到目的地，只差十分鐘就要停止檢驗了。好危險哉！

師大的攷試時間最長，題目又不多，如果真正有本領的話，儘可從容的解答，不必着急沒有時間了。我的考取師大，也不算什麼一回事。因經濟的關係，還是上師大。

× × ×

此屆投考的大學，雖說止於四個，然各大學的情形，也就相差無幾。在志願入何院何系，我並無一定的目的，因我在高中習普通科，轉學北平×中，改習文科，對於理科亦極有興趣，尤以化學為最合個性，所以燕大清華志願入化學系；在平大又為何報經濟系呢？那是權宜之計，防備考不取其他的大學，免嘗失學的痛苦；因平常愛閱歷史書籍，興趣亦很濃厚，投考師大也就志願入歷史系了。我個人投考院系的不定，足可反證到高中不分科之不當

游藝會舉行了，當小乙在台上跪着向「金魚」求婚時：（這是戲，不管是真是假）！台下七百光景的觀衆，大半都因醋意而出虛聲的

聲音！

於是阿鍾受傷了！這簡直是最大的侮辱呀！「復仇復仇呀！」他咬着牙齒憤怒地叫着。

第二天，趁着小乙還在睡夢中的時候，阿鍾悄悄進他的房內，一狠心，就是一拳；「媽媽的，你這王八蛋，也有今天！」

小乙突然地坐了起來，氣得滿身發抖，但並未抵抗，只是說了一聲：「好呀，你！」但立刻第二拳來了，打得小乙出血！

圖了禍，阿鍾便走了，說是去北平時間飛鳥似的過去，一度又是半年，這其間，「金魚」仍是「我們的皇后」，她沒有單獨的給小乙滿足慾望，或是任何人！但這時，誰都忘記阿鍾了！

「媽媽的，看得吃不得的，金魚呀！」追求她的人們都感到幻滅的悲哀了！

X X X X X
度過了兩個月的暑假，這寺院似的學校又熱鬧起來了！成天在柳蔭下細沙石砌的行人道上穿梭來去的，是另一批更年輕，更迷人的姑娘們！

「金魚呢？」朋友「Bobolink」問我。

「不知道！」

「喂，蔣實，你知道的吧？」

「聽說去XX附中了！」

於是這個學校少了一尾貓兒們追求的「金魚」！「啊，「金魚」去了！」張着失望的眼睛，「Bobolink」像懷念着遠逝的情人似底嘆着。

日

廿三年九月

，一個高中畢業生，講本事，無所不知，十足俱全，却都不求甚解，半懂不懂，又何以能夠決定志願攻那系呢？

無論國立大學也好，私立大學也好，報名費最少也是一塊大洋，我作了一個計算，每考一個大學，最少也得花費四元，如果你報攷五個大學，就要白白花費二十塊大洋！本來，在這天災人禍，前生註定苦命的中國人，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送子弟上大學。談何容易？在未就學之先，就要花費如許的報名費，實在是額外的負擔啊！固然在有錢的人看來，算不了一回事；然在窮苦學生看來，每次的報名費，也足夠半月的生活費了。這種變相的剝削學生，又何異於今日的苛捐雜稅呢！

在高唱「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畢業生的今日，這些高中畢業生又何嘗不知，然因無一技之長，無一藝之熟，雖明知此路不通，又偏偏拚命往這條路上跑，由此反證到目前中國教育的畸形發展，終究有總崩潰的一天，那是預料中的事實。

因南方的旱災奇重，北方的水災不輕，足有很多的學生，學膳等費，無從籌措

，逼得呈請休學一年，以待來年（？）。

看到這種情形，不難推想農村破產的情形，到了如何嚴重的步？

（附）

新子於師大，九，五，

我的親戚P君，

或由攷生筆記在試卷上或在試卷上先行印好很多字句，他說所指何字何句，由攷生標明。

北平五院校，係指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及交通大學北平鐵路管理學院，

燕大已放榜，清華尚未放榜。

平大法商兩院最近合併，成法商學院。

用的故典。免改原形，

只收保證金二十元正，

十日談

合訂本第一冊定價三元

合訂本第二冊定價一元五角

半須

發售

偵探小說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第十六章

范思略停一停又接着道：

『讓我們再來思致一下那假定的兇手打了珠麗和安德之後是如何逃出去的呢。安德房裏發生了鎗聲之後，施德立刻走到樓上的客廳裏；他一些聲響都沒有聽到——連客廳裏的腳聲或前門關上的聲響全沒有。老麥，一個人穿了套鞋在黑暗中走下大理石樓梯的時候決不會一些沒有聲響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施德一定能聽到他的逃走聲音。所以，我又得了一個結論：他是不會逃走的。』

『外面的足迹呢？』

『那是在未出事之先那兇手故意走了出去又走了進來。——並且這使我聯想到吉士遇害那天情形。你記得嗎？利士說在鎗聲之前的五分鐘他聽見客廳裏有拖着腳步和關門的聲音，安德也確定樓上的一部份有關門的聲音。這些聲音都發生於雪止天晴之後，而且月亮已經出來了的時候。這不是很可能的嗎？一個人出去留下足印之後，然後穿着套鞋進去，或許竟隨手脫下來。那末那扇關上的門是盥洗室的門，他揀來暫藏他的想

鞋，不是有着很大的可能性嗎？』

麥根點着頭。『是的，利士和安德聽見的聲響一定得這樣解釋。』

『而今天早上的情形更來得明顯了。洋台樓梯上的腳印是午前九點以後留下的。但沒有一個巡衛的人看見有人到過院子裏。並且，在鎗聲發生之後施德曾在餐室裏耽了一回兒；要是有人走下樓梯打前門出去的話，施德一定會聽見。但事實是這樣的嗎？他會殺了人就在樓上而怕人出來看到他的嗎？我決不會。無論如何，衛士們沒有看見誰離開過那裏。所以，我斷定在利士死了之後並沒有人從前面樓梯走下來。』

我並且斷定那些足印也是事前所留下。但這一次，那兇手並沒有走到大門再走回去，否則那邊的衛士一定可以看見他；而且前門的台階和過道都是掃過的。所以我們的兇手，穿了套鞋，從前門出去，從屋角繞過去，攀登洋台，然後從安德的屋子裏重又走到了樓上的客廳裏。』

『我知道了。』麥根俯身前去彈着他的雪茄煙灰。『因此，你斷定那套鞋仍是在屋子裏。』

子裏找了一下，然後又在珠麗的房間裏。差不多我要到僕役住所去的時候立刻想起利士所說的關門聲了。我舉目看了一下全二樓的門戶，立刻又轉到了盥洗室的門——我覺得那是最適宜於暫時隱藏東西的地方。一看！果然在一塊氈子下面放着那雙套鞋。那兇手或許上幾次也是藏在那地方的，在他沒有找到一個更秘密的機會之前。」

「但上次我們找尋手鎗的人爲什麼沒有碰到呢？」

「至於這個，此刻，我倒不能說了。或許給他帶走了也說不定。」

靜默了幾分鐘。接着麥根道：

「找到了那雙套鞋，確可證明了你意見，范思。但你想到你這推測的結果會如何呢？要是你的理由是對的話，那末那兇手和我們，在今天早晨一定談過話的了。這是一種驚人的思想。我把他家每個人都想了一遍；我簡直沒法子認定誰會有着做這樣事的可能。」

「完全是道德上的成見，老麥。」范思採取了一種諷刺的語調。「我的心腸可比較硬一些，在陸家除了孟納以外，誰都有着這種可能性。她並沒有這種精詳周密地計劃殺人的能耐。至于其餘的人，我可以想像得出他們兇悍的殺人樣子。你知道，不要以爲外貌溫和的人是不會當兇手的，一定認兇悍的人才會幹兇悍的事是一種錯誤的見解。」

「我正想對於你的推論更能知道得確切一些。」一種緊張

的感覺似乎重重地壓迫着他。「我的天，范思！你所說的事情總有法子弄得更明亮些的吧。誰有着走到陸利士房裏去在白天殺死他的可能呢？」

「我可不知道。但一定是他家的人所幹的事——而且不會給人懷疑的人。」

「珠麗臉上的樣子，和吉士恐怕的表情——你怎麼說，是嗎？他們並不懷疑。但因為時間太遲了，所以對於那情景表示着恐怕。是的，這都合乎你的意見。」

「但有着一件事却不相合呢，老麥。」范思困惱地看桌着子。「利士却死得非常平靜，簡直沒有注意他的兇手。爲什麼他的臉上沒有一些驚恐的表情呢？手鎗對着他，他眼睛決不是閉上的，因為他站着而且對着進來的人。這就沒法子解釋！」

他困惱地用手指敲着桌子，他的眉頭緊繃着。

「還有一件事，麥根，那是對於利士的死是奇突的，他通到客廳去的門開着而樓上的人誰也沒有聽到關上的聲音。可是在樓下餐室後面的僕役間裏的施德却清清楚楚地聽到的呢。」

「那或許是碰巧，」麥根下意識地辯駁着。「有時聲音是來得非常神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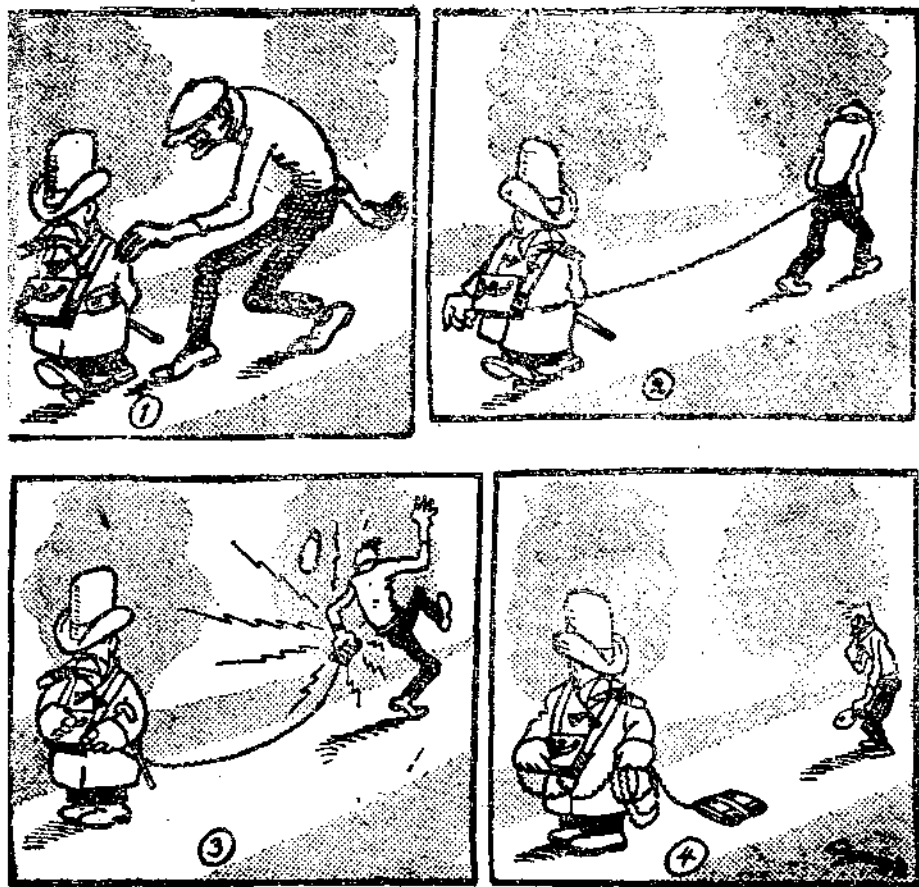
范思搖着他的頭。

「在這件案子裏面，沒有一件事是碰巧的。什麼都有着可怕的理由——任何一件小事情都給小心地計劃過。沒有遺漏一些些。總之，這一些犯罪的行爲仍足證明兇手的機巧。當我們把事情完全弄明白的事情，我們真不知要如何的驚恐呢！」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作

電氣退弄手



編輯室

所謂秋高氣爽的秋天又到來了。試問讀者諸君氣爽也不？秋高高在那裏？還有秋高馬肥，馬究竟肥到什麼程度了？這些都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不知為不知，我們只好沒有說話。

國慶剛過了，秋天是到了頂好的時光，無疑地，大蟹上市，美味欲滴！滴下垂涎來的意思。我們的稿子也想要弄得逐漸再加充實。本期上已結束了濠人君的世外桃源學生生活。下期將發表討逆日記。此篇是從前因為作者寄遞延遲而中斷的，後來寄來之後，因未完篇故雖曾預告續刊，到現在方能實行，對於作者和讀者，都很抱歉的。

秋天不僅是讀書最好的季節，便是寫作也好，大家請努力投稿來吧，不是專一為了本刊的很非的稿費，寫得一定有味。再有懇者，投稿務請將姓名通訊地址注明稿端，不要寫在另紙上以免失落。因為有時查不到通訊地址又得費許多周折。

本期吸煙室沒有信箱也沒有，並非取消，因為復刊伊始，沒有材料只好從闕。希望此後每期能有以維持場面。我們不相信一定要大品文小品文才有價值，雜談之類，可以有許多風趣的，大家不妨試試。有許多事件，的確不必從高處大所落筆，來一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也屬正理。久不執筆，寫了這一些，就想不到筆倦手酸了。並不因為酸秀才之故。